四書述朱大全

三之四

十九

論孟述朱大全

漢書門 類 八六〇二 號 二五 函 一〇 架 五 冊

内閣文庫 漢 類 八六〇二 號 五 冊 二七七 函 二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602
冊數 5（5）
函號 277 21

日本政府圖書

孟子述朱大全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新安陳氏曰心者神明之舍也具衆理心之體也應萬事心之用也大學章句釋明德或問釋致知之知字此釋心字大衆三處皆互相發明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語類問如何是天者理之所從出曰天便是那太虛但能盡心知性則天便不外是矣性便有那天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淺草文庫

或問心無限量者也此其言盡心何也曰心之體無所不統而其用無所不周者也今窮理而貫通以至於可以無所不知則固盡其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周之用矣是以平居靜處虛明洞達固無毫髮疑慮存於胸中至於事至物來則雖舉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嘗接於耳目思慮之間者亦無不劃然迎刃而解此其所以爲盡心而所謂心者則固未嘗有限量也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夫子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歿身焉曾子所以啟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則一章之旨略可見矣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然其言有難知者亦有記錄之誤其曰無限量與三者之名義見集註則至矣精義或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程子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之以道則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個道苟能通之於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其曰才數着便不盡者問盡心莫是我有惻隱羞惡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程子曰何必如此數只是盡心便了纔數着便不盡大抵稟於天曰性而所主在心纔盡心即是知性知性即是知天矣論心之發其大目固不外乎四端然其間支分脈布千差萬別則有不容以四目盡者是以不容偏舉而悉數也其議張子京師長安之說亦至論又曰橫渠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此句與前盡心即是知性句皆有病朱子語類辨之甚明又集答林德久書曰知者有漸之辭盡者無餘之義其意象規模自應有先後也觀此益曉然矣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但其所譬恐未的若曰猶居開封而識京師則庶矣蓋性只是心之理天即

理之自然處初非有二物也其論釋氏有盡心知性而無存養之功者程子曰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者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質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至此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正承上文無下學非上達不連屬而有間斷之病耳非眞以是許之也更以後段答劉質夫之語觀之意尤明白其論直內方外而曰既無方外則所謂直內者其本亦不是意亦如此學者深考之可也張子之說尤詳可取者見

集註大抵其說不免有强探力取之意不若從事於程子所謂積累貫通之說則不期於大而大不待離舍見聞而心之體用未嘗不在我也曰然則存心養性儒者之說可得聞乎曰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以此推之則儒者異端之辨明矣曰然則心之爲物與其盡之之方奈何曰由窮理致知積累其功以至於盡性則心之體用在我不必先事揣量着意想象而別求所以盡之也

語類問程子解盡心知性處云心無體以性爲體如何曰心是虛底物性是裏面穰肚餡草性之理包在心內到發時却是性底出來性不是有一個物事在裏面喚做性只是理所當然者便是性只是人合當如此做底便是性惟是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這四句也有性也有心也有情與横渠心統性情一語好看○又曰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若未知性便要盡心則懸空無下手處惟就知性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因看程子語錄心小性大心不弘于性滯于知思說及上蔡云心有止說遂云心有何窮盡只得此本然之體推而應事接物皆是故於此知性之無所不有知天亦以此因省李先生云盡心者如孟子見齊王問樂則便對云云言貨色則便對云云每遇一事便有以處置將去此是盡心舊時不之曉蓋此乃盡心之效如此得此本然之心則皆推將去無窮也如見牛未見羊說苟見羊則亦便是此心矣○問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佛本不假存養豈竊希聖人之事乎曰盡知存養吾儒釋氏相似而不同只是他所存所養所知所盡處道理皆不是如吾儒盡心只是盡君臣父子等心便見有是理性即是理也如釋氏所謂盡心知

性皆歸於空虛其所存養却是閉眉合眼全不理會道理。

語類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者字不可不仔細看人能盡其心者只爲知其性知性却在先又曰此句文勢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人往往說先盡其心而後知性非也心性本不可分況其語脉是盡其心者知其性心只是包着這道理盡知得其性之道理便是盡其心若只要理會盡心不知如何地盡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盡却盡個甚麽○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由先能知其性知性則知天矣知性知天則能盡其心矣不知性不能以盡其心物格而後知至先知得性之理然後明得此心知性猶格物盡心猶知至知性然後能盡心先知然後能盡未有先盡而後方能知者蓋先知得然後見得盡○王德修問盡心然後知性曰以某觀之

性情與心固是一理然命之以心却似包着這性情在裏面故孟氏語意却似說盡其心者以其知性故也此意横渠得之故說心統性情者也看得精邵堯夫亦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語極有理大雅云横渠言心禦見聞不弘於性則又是心小性大也曰禦字不可作止字與當字解禦有梏之意云心梏于見聞反不弘於性耳○問盡心只是知得盡未說及行否曰某初間亦把做只是知得盡如大學知至一般未說及行後來仔細看如大學誠意字模樣是眞個恁地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知至亦須兼誠意乃盡如知得七分自家去做只着得五分心力便是未盡有時放緩又不做了如知得十分眞切自家須着過二十分心力實去恁地做便是盡盡其心者知其性

也知性所以盡心。按語類論盡心有三先主知說中兼行說後又主知說專主知說爲是大註或問皆然故上下諸條兼行說者盡刪之姑存其一○盡心盡性之盡不是做工夫之謂蓋言上面
功夫已至至此方盡得耳中庸言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孟子
言盡其心者知其性是也此只論盡字分量一般耳究竟盡性兼知行說盡心專主知邊說觀下節語類之辨甚淸○盡心就見理說見理無所不盡如格物致知之意然心無
限量如何盡得物有多少亦如何窮盡得但到那貫通處則纔拈
來便曉得是爲盡也存心却是就持守處說○說盡心云這事理
會得那事又理會不得理會得東邊又不理會得西邊只是從來
不曾盡這心但臨事恁地胡亂挨將去此心本來無有些子不備
無有些子不該須是盡識得許多道理無些子窒礙方是盡心如
今人人有個心只是不曾使得他盡只恁地苟簡鹵莽便道是了

○問季通說盡心謂聖人此心纔見得盡則所行無有不盡故程
子曰聖人無事於力行曰固是聖人有這般所在然所以爲聖人
也只說好問黙而識之好古敏以求之那曾說知了便了又曰盡
心如明鏡無些子蔽翳只看鏡子若有些少照不見處便是本身
有些塵汚如今人做事有些子鶻突窒礙處只是自家見不盡此
心本來虛靈萬理具備事事物物皆所當知人人多氣質偏了又
爲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盡心聖賢所以貴於窮理又曰萬理雖
具於吾心還使教他知始得今人有個心在這裏只是不曾使他
去知許多道理少間遇事做得一邊又不知那一邊見得東遺却
西少間只成私意皆不能盡道理盡得此心者洞然光明事事物
物無有不合道理又曰學問之所以傳不傳者亦是能盡心與不

能盡心問若曾子易簀之事此時若不能正也只是不盡得心曰然曾子既見得道理自然便改了若不便改了這心下便闕了些當時季孫之賜曾子如何失檢點去上睡是不是了童子既說起須着改始得若不說不及改也不妨才說便着改此有心無心之別○黃敬之問知其性則知天矣曰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天便脫模是一個大底人人便是一個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問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惑謂知事物當然之理知天命謂知事物之所以然便是知天知性之說否曰然他那裏自看得個血脈牽連要自仔細看按不惑知命固有次第閱十年而一進此云知性則知天玩則宗無層次亦當有辨龜山之說極好龜山問學者曰人何故有惻隱之心學者曰出於自然龜山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便是此說

文集徐居甫說陳先生問盡其心者作如何說窃對言心統性情會衆理而妙萬物者也心最難盡惟是知得性方能盡得心能盡其心者以知其性故也蓋性者理之得於天而自然者也如君之仁父之慈子之孝以至于日用之所當爲者皆有心固根原來歷處惟知之無一毫之不盡無一節之不熟然後吾心之體至通至明無所蔽惑斯爲盡其心矣曰此良論得甚好又曰言人能盡其心則是知其性能知其性則知天也蓋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乎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梏於形氣之私滯于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于一日會貫通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廓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爲

性與天之所以爲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貫之矣鄭子上問曰盡心知性云云可學每讀先生書解於文義之間最不草草如君子深造之以道夜氣不足以存他人便不認之以足以兩字先生拈出而一段之意皆全故可學因此每觀書於文義之間一二字不敢放過故古人文字高下曲折之間皆其意所寓故於此一段雖先生之說指意明白而竊有疑焉伏乞批示曰論其理則心爲粗而性天爲妙論其功夫則盡爲重而知爲輕故云盡其心者卽是知性而知天者也三者只是一時事但以表裏虛實反覆相明三者初無分別故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亦言其本一物耳所謂深造夜氣看得甚仔細此書近爲建陽人販賣甚廣不知有幾人看得此意出來亦可歎耳據此看書不徒看實字更要看虛字實字義理所存虛字精神所聚卽如此章者字也字則字矣字所以字俱要細細咀味

大全慶源輔氏曰知性而盡心者譬如家主盡識一家所有之物然後隨取隨有隨用隨足方盡得家主之職知性而知天如家主既識得家中之物則自然知此物是從何而來也○勿齋陳氏曰至誠無息至明無蔽表裏精粗毫髮不遺是曰盡性體無不統用無不周充極其量毫髮無疑是曰盡心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語類盡心知性知天此是致知存心養性事天此是力行○問盡知存養四字如何分別曰盡知是知底工夫存養是守底工夫○問盡心盡性曰盡心云者知之至也盡性云者行之極也盡心則知性知天以其知之已至也若存心養性則是致其盡性之功也○孟子說知性是知得性中物事既知得須盡知得方始是盡心下面存其心養其性方始是做工夫處如大學說物格而後知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至於知至而後意誠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聖人說知必

說行不可勝數此上數條分層次甚清方是定說與大註合○蜚卿問盡心存心盡莫是極至地位存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非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缺漏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存在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終始只存這裏○孟子說存其心雖是緊切却似添事蓋聖人只爲學者立下規矩守得規矩定便心也自定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人能如是存守則心有不存者乎今又說存其心則與此爲四矣如此處要人理會存是籠統總說如居處恭等是逐項分說總是存心之功 仲思問存心養性先後曰先存心而後養性養性云者養而勿失之謂性不可言存○問存心養性以事天曰天教你父子有親你便用父子有親天教你君臣有義你便用君臣有義不然便是違天矣古人語言下得字都不苟如存其心養其性若作養其心存其性便不得

大全朱子曰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存之養之卽是事心性便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梏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具性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顏冉所以請事斯語之意故敬者學之終始所謂徹上徹下之道也慶源輔氏曰心是活物須是操則存不然便放去矣性是實理須當順之而不害害謂違悖而戕傷之性本不可以戕傷言但爲自家違悖了便是戕傷之也奉承之而不違便只是存心養性事○問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上是知工夫下是行工夫然上一節知性在先盡心在後下一節存心在先養性在後何也潛室陳氏曰知性卽窮理格物之學是工夫最先者盡心卽大學知至境界存心卽誠意正心之謂養性在其中矣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故養性在存心下觀朱子事必循理與氣不逐物對舉立說亦不可謂養性全無

工夫但養是涵養存是操存有着力不着力之分耳○新安陳氏曰人能存心養性然後能事事合理順事乎天而無愧於天之所以賦予我者此西銘所以曰存心養性為匪懈又曰存吾順事存心養性即所以順事之本也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新安陳氏曰命之短長此命字以氣言立命此命字兼理與氣言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為害之朱氏公遷曰知命以知言俟命以行言立命兼知行言行法以德行言居易以事理言殀壽不貳即是知命修身俟之即是俟命合知命俟命則是立命知命俟命則命在天立命則命在我○慶源輔氏曰狥私以賊理縱欲以傷生皆所謂以人為害之也○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語類問由太虛云云曰本只是一個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耳且太虛便是這四者之總體而不離乎四者而言由氣化

有道之名氣化是那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這個便是那太虛只是便雜着氣化說雖雜氣化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問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底圓圈氣化便是圓圈裏陰陽動靜否曰然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那天上月若無此水終無此月也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為運動皆是有這知覺方運動得這道理所以橫渠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心又問人與鳥獸固有知覺但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抑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又如大黃吃着便會瀉附子吃着便會熱只是他知覺只從這一路去又問腐敗之物亦有否曰亦有如火燒成灰將來泡湯吃也嶮苦因笑曰頃信州諸公正說草木無性今夜又說草木無心矣○先生問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如何看廣云虛只是理有是理斯有是氣曰如何說合字廣云恐是據人物而言曰有是物則有是理與氣故有性之名若無是物則不見理之所寓由太虛有天之名只是據理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由氣之化各有生長消息底道理故有道之名既已成物則物各有理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由太虛有天之名都是個自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底物在寔上見無形底物因有形而見所謂道者如天道

地道人道父子之道君臣之道率性之謂道是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是自然中包得許多物事○由太虛有天之名這全說理由氣化有道之名這說着事物上如率性之謂道性只是理率性方見得是道這說着事物上且如君臣父子之道有那君臣父子方見這個道理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虛字便說理理與氣合所以有人○吳氏程曰天以理言虛則不雜于氣之名也二氣迭運變錯變化見天理之流行氣根于理而理隨于氣此即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者也性統乎理而知覺則雜乎氣此即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雲峯胡氏曰欲造其理者用工全在知性上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功欲履其事者用功全在存心上存心有工夫養性無大工夫存者操之而不舍養不過順之而不害耳集註分理與事言又分智與仁言何也蓋能知其理已自是智然必不以殀壽貳其心方見其爲智之盡能履其事已自是仁然必修身以俟死方見其爲仁之至流蕩不法四字讀者多以爲指異端之學言愚見流蕩與存養字相反不法與修字相反能存養則不至於流蕩矣能修身則所爲無不法者矣流蕩不法則是不能全其天之所予而以人爲害之者也

語類 殀壽不貳不以生死爲吾心之悅戚也○問立命是豎立得這天之所命不以私意叅雜倒了天之正命否曰然○敬之問殀壽至命也曰既不以殀壽貳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始立得這命自家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事事教是當自家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內也須教事事是當始得此正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也若既不以殀壽動其心一向胡亂做又不可如佛氏以絕滅爲事亦可謂之殀壽不貳然修身以俟一段全不曾理會所以做底事皆無頭腦無君無父亂人之大倫又曰殀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

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便用通下章看

【大全】朱子曰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歛之而無所不具擴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爲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爲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生死不異其心而修身以俟其正則不拘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節齋蔡氏曰孟子此章與大學中庸相表裏窮其理以知天即中庸所謂智也履其事以事天即中庸所謂仁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死所以立命而不渝即中庸所謂勇也與大學合前屢言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此字指正命

【或問】二章之説曰程子至矣精義程子曰命皆一也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君子不謂之命其曰桎梏死者莫非命然聖人却不説是命此最是得其文義者或問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曰聖人只教人順受其正不説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曰孟子自説了莫非命也然聖人却不説是命若張子曰命之於人無不正則非文義巖牆一段則善而其他大旨教人毋爲不直之求徒以自陷於不正者警戒尤切學者所當深念也張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爲之招也○又曰順性命之理則吉凶莫非正也滅理則凶爲自取吉其僥倖也

【語類】敬之問莫非命也曰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是不正之命問有當然而或不然不當然而或然者如何曰如孔孟老死不遇須臾作不正之命始得在孔孟言之亦是正命然在天之命却自有差○問莫非命也命是指氣言之否曰然若在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

○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因推惠廸吉從逆凶之意曰若是惠廸吉從逆凶自天觀之也得其正命自人得之也得其正命若惠廸而不吉則自天觀之却是失其正命如孔孟之聖賢而不見用於世而聖賢亦莫不順受其正這是於聖賢分上已得其正命若就天觀之彼以順感而此以逆應則是天自失其正命○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直卿云如受得一邑之宰教做三年這是命到做得一年被罷去也是命曰有不以罪而枉罷者亦是命有罪而被罷者非正命無罪而被罷者是正命也孟子說命至盡心章方說得盡

○問莫非命也此一句是總說氣稟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同否曰孟子之意未說到氣稟孟子自來不甚說氣稟看是此句只是說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人但順受其正若桎梏而死與立乎巖牆之下而死便是你自取不干天事未說到氣稟在

【大全】雲峯胡氏曰莫非命也凡有生者之所同順受其正能修身者之所獨○新安陳氏曰此命字氣也順受其正理也立巖牆下非理也盡道而死理也桎梏死非理也君子必以理御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雲峯胡氏曰集註於此命字必曰正命者蓋上文有莫非命也一句故死於巖牆之下亦命也但非正命爾惟知正命者則不立乎巖牆之下○新安陳氏曰若牆下壓死理不當立而立而壓死人所自取非正命也

【語類】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若是人力所致者如何是命曰前面事都見不得若出問吉凶禍福皆不可知但有正不正自家只順受他正底自家身分無過恁地死了便是正命若立巖牆之下與桎梏而死便不是正命或如比干剖心又不可不謂之正命子善

問孟子謂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今人却道我命若未死縱立岩牆之下也不到壓死曰莫非命者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若先說道我自有命雖立岩牆之下也不妨卽是先指定一個命便是紂說我生不有命在天。

【大全】慶源輔氏曰立乎岩牆之下以致覆壓而死則乃是人所自取耳非天爲之也蓋岩牆有傾覆之勢自家却去下面立便是自取其覆壓也是以君子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非禮勿動。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値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新安陳氏曰盡其道卽上章所謂修身是也。

【大全】問人或死於干戈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朱子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生死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㤼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公冶長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若當時死於縲絏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所剉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㤼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桎足械也梏手械也言犯罪而死。謂不盡其道而有罪爲犯罪若在縲絏非其罪者不謂之犯罪與立岩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潛室陳氏曰凡死雖均是命但盡道而無憾者爲正比干雖殺身正也盜跖雖永年非正也知謂知此道理立謂盡此道理不惑於死生壽夭壹是天理所定是謂知命既知

得了。不成一向委付於命。須是盡了自家身分上道理無少虧欠
方是立命。恁時死才無憾是謂正命○雲峯胡氏曰上章末句言
立命是全其天之所付而不以人爲害之者也此所謂桎梏死及
死于巖牆之下是不知正命未免流蕩不法而以人爲害之矣立
命是已造聖賢之域知命是聖賢之階在知後知在立先○程
氏復心曰上章止言壽夭故集註又推言及吉凶禍福皆天所命
然惟人爲莫與而天所自致者則爲正命故上章
所謂君子修身以俟之者正所謂順受乎此也

語類 盡其道而死者順理而吉者也桎梏死者逆理而凶者也以
非義而死者固所自取是亦前定蓋其所稟之惡氣有以致之也
○問桎梏死者非正命也雖謂非正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
謂之命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使文王死於羑里孔
子死於桓魋却是命

大全 新安陳氏曰天之命于人吉凶禍福死生壽夭雖萬變而不
齊人之事乎天必盡其道有正無邪則一定而不易能盡其
道而値其吉且福且壽者固正命也此似有以致之然我惟知自
盡其道耳初非有所覬覦於天而爲之也盡道而吉福壽自至焉
非天命之正而何苟盡其道不幸而値凶禍夭是我於道理本無
虧不過自値於凶禍夭正非我有以致之而然是亦命之正也必
不盡其道自取禍敗喪亡則自
有以致之始不得爲正命耳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此命字以氣言）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
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
好

或問 三章之說程子以求在我者爲義求在外者爲命以求在我
爲求義乎則下言求在我者非求命也謂以義而求乎則求在外
者不可言以命而求也又有聖人有義而無命與下數節之說則

義命之云、似專爲求在外者設、此乃分析內外言之何也、精義程子曰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有義而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此言義而不言命也。○又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言求得不濟事、此言猶只爲中人言之、若爲中人以上而言、却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又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巳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巳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下而設、非爲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下、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下安于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之雖有道、奈何得之、須有命。曰在我者、如仁義禮智之屬、皆此理所當爲、以其求之得之莫不有義、故曰義。在外者、如富貴利達之類、皆命有所制、以其求之雖有道、而得之則有命、故曰命。然聖人則力爲我之所當爲、而不問彼之所制、故曰有義而無命。此以所求之內外而言也。若專爲在外者言、則後段所謂求之有道者義也、得之有命者命也。是其言各有當、意各有指、然錯綜而言、則理亦無所不通也。曰最後一說、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定分、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僥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又以在我未盡、雖不可以言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然則人之所取亦前定耶、曰若是者、其貧賤而夭、固或有非人所取而得之於天者、然無以驗其必然、則君子固不謂命、若其富貴、則君子處之固有得

天下而不爲者矣。亦安得遽謂之命而安之乎。此程子言義不言命之說。所以有功於學者。其亦前聖所未發之一端也。此只辨精義與本旨有別。不必過爲牽合。善會之可也。

大全 朱子曰。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爲聖爲賢。利害甚明。○南軒張氏曰。言求在我者。有益於得。所以擴天理也。言求在外者。無益於得。所以遏人欲也。富貴利達。衆人謂已有求之之具。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矣。是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巧求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義禮知根於性。乃所當求。富貴利達制於命。不可必求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或問 四章之說。曰。萬物皆備之說。程子至矣。精義程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曾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曾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着。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子道多。元來只依舊。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却是着人上說。○又曰。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椓喪處極多。只有一個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欲得人家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他。留他真性。待他自然。亦須完得些本性。須別也。（雖說通人物而言。只重在人邊）蓋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所謂萬物皆備云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語類問。伊川說萬物皆備於我。謂物亦然。皆從這裏出去。如何。曰。未須問此。且用工夫。且于事上逐件窮看。凡接物遇事。見得一個是處。積習久。自然貫通。便真個見得理一。禪者云。如桶底脫相似。可謂大悟。到底不曾曉得。才遇事又却迷去。此論用工入手法。皆非本節書旨。○程氏復心曰。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所謂萬物皆備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

語類問萬物皆備於我曰未嘗如此且從孟子見梁惠王看起却漸漸進步如看論語豈可只理會吾道一以貫之一句須先自學而篇漸漸浸灌到純熟處其間義理却自然出此論讀書法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强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雲峯胡氏曰此一反字只是自撿點過不是湯武反之之反○新安陳氏曰樂莫大焉必以無不慊仰不愧俯不怍形容方見樂之味集註雖不用此語然曰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是以大學誠意章自慊之意言之而此意已在其中矣誠與仁一理耳實有此理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未有誠而不仁者也亦未有仁而不誠者也〔此合下節并論之

或問反身而誠則張子無不慊於心張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素有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作德日休實到實有之說爲實若不責之處心行事之實而但欲反心以求衆理而想象安排使其備於此焉則將何所據以爲實而其爲心亦已勞矣尙何樂之可言哉此亦有儒釋之辨○語類朱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橫渠一段將來說得甚實所謂萬物皆在我者便只是君臣本來有義父子本來有親夫婦本來有別之類皆是本來在我者若事君有不足於敬事親有不足於孝以至夫婦無別兄弟不友朋友不信便是我不能盡之反身則是不誠其若有不可言者安得所謂樂〔反照看愈見

語類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實有之無虧無欠方能快活若反身而不誠雖是本來自足之物然物自物何干我事○反身而誠孟子之意主於誠字言反身而實有此理也爲父而實有慈爲子而實有孝豈不快活若反身不誠是無此理既無此理但有恐懼而已豈得樂哉○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些○或問反身而誠是要就身上知得許多道理否曰是這知

見得最爲要緊說知尙在前一層○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如萬物莫不有君臣之義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父子之親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兄弟之愛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夫婦之別自家這裏也有是這道理本來皆備於吾身反之於吾身於君臣必盡其義於父子必盡其親於兄弟必盡其愛於夫婦必盡其別莫不各盡其當然之實理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俯不怍自然是快活若是反之於身有些子未盡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得會樂○問樂莫大焉莫是見得萬物皆備於我所以樂否曰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上果無欠闕事君眞個忠事父眞個孝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其樂孰大於此橫渠謂反身而誠則無不慊於心此說極有理

大全朱子曰此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爲一時見處發也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眞有之而非出於勉强僞爲也此事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己及物不待勉强而仁在我矣可見誠仁一理下言强恕而行者蓋言未至於此則當强恕以去己私之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潛室陳氏曰反諸身者既是萬理皆實則渾身是義理流行何處不順適若於實理無得則觸處滯礙無往而非逆境何樂之有

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强勉强也恕推己以及人也朱子曰强是勉强而行恕是推己及物强恕而行是要求至於誠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又曰如今人所以害事處只是這些私意難除才有些私意隔着了便只見許多般故當凡事勉强推己及人庶

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程氏復心曰此言學者之事也其階級分明工夫有序由是而進聖人之道庶乎其可至也

○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聖賢之事學者之事

或問強恕而行則亦程子之說得之程子曰恕者入仁之門又曰強恕求仁莫近言得不濟事亦須是實見得近處其理蓋不出乎公平固在用意淺深只要自家各自體認得又曰有忠矣而行之以恕則以無我爲體以恕爲用所謂強恕而行者知以己之所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以爲仁之方也但以立人達人爲仁之方則吾於論語既言之矣有從容勉強之辨尹氏雖約然極有味尹曰萬物皆備天理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也強恕而行誠之者也曰強恕初不言忠無忠何以爲恕耶曰有心爲恕則忠固在其中矣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者正謂此也朱子又曰若自己心裏元自不實不盡更將何物推以及人以此見凡說恕字必有忠字在源頭了今人皆不忠之恕惟務苟且於一時不復有己可推亦無復近仁矣說破世人之病甚確

語類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未到恁田地須是勉強○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在學者也知得此理是備於我只是未能反身而誠若勉強行恕拗轉這道理來便是恕所謂恕者也只是去得私意盡了這道理便眞實備於我無欠闕○或問萬物皆備於我章後面說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如何曰恕便是推己及物然這個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着一個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所謂強恕蓋是他心裏不能推己及人便須勉強行恕拗轉這道理然亦只是要去個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理自無欠闕處矣○又曰這章是兩截工夫反身而誠蓋知之已至而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是知之未至且恁把捉勉強去少間到純熟處便是仁○問萬物皆備於我下文既

云樂莫大焉何故復云强恕曰四句二段皆是蒙上面一句問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大賢以上事强恕求仁是學者身分上事否曰然問大賢以上是知與行俱到大賢以下是知與行相資發否曰然頃之復曰反身而誠只是個眞知眞實知得則滔滔行將去見得萬物與我爲一自然其樂無涯所以伊川云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正此意也○敬之說强恕只事事要擴充教是當。雖是自家元未免有些病痛今且着事事勉强做去曰未至於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處且逐事要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此處好更仔細看○問强恕而行曰此是其人元不曾恕在故當凡事勉强推己及人若反身而誠則無待於勉强矣又問莫須卓然立志方得曰也不須如此饑時便討飯吃初頭硬要一餉少時却只恁消殺了到沒意思可見要日積月累循序漸進徹始徹終由勉而安始得。○强恕而行求仁莫近不可將恕字低看了求仁莫近於恕恕字甚緊。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慶源輔氏曰著則明之而已察則又加精焉。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是就事上說。既習矣習謂行之積習既久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是就理上說。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朱子曰著曉也察識也方其行之而不曉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

語類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行之而著既行之後則識其所以然是習矣而察初間是照管向前去後來是回顧後面看所

行之道理何如如人吃飯方喫時知得飯當吃既吃後則知飯之飽如此○習矣不察行矣不著如今人又不如此不曾去習便要說察不曾去行便要說著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今人未曾理會可與共學便要適道此翻重行習一邊是對照時人弊病說非書旨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凡事皆有所當然必有理之所以然人能於方行之時明其事之所當然既習之後又識其理之所以然則能知夫道矣○新安陳氏曰天下事物有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行而不明當然之則習而不察所以然之故此爲凡人言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於凡人無責也學者則不當然矣孟子斯言其亦憫凡人而不無望於學者歟○勿軒熊氏曰此與上章通言有此三等人反身而誠上也強恕而行次也此承上章而言下等人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或問六章七章之說曰舊說皆善矣精義尹曰人知其所恥然後能改過遷善此論六章○又曰爲機變之巧以自欺者何若人之有此論七章然六章李氏以爲人而無恥則其爲恥無復可恥矣七章亦猶謂人若不恥其不及人則終不能及人者於義亦通學者擇焉可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恥者羞惡之心所推也恥吾之未能進於善則善可遷恥吾之未能遠於過則過可消苟惟漠然無所恥則爲無所忌憚而已矣故人當以無所恥爲恥也○慶源輔氏曰恥者遷善改過之機也人能以已之無恥爲恥則思去其恥而恥可無否則安於其恥而恥終不可免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係爲甚大○慶源輔氏曰存之則有所不爲故可進於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爲故至入於禽獸讀之使人凜凜百文本含下意以立言集註已實詮了輔氏又申明之究不應預透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文集答何叔京書曰機變之巧所論甚當更欲增數語云乘時逐便以快其欲人所甚羞而已方且自以爲得計蓋惟知有利而已何所復用其愧恥之心哉如此乃盡其情何如

大全慶源輔氏曰陷溺其心於機械變詐之巧則是無所不爲者也故人雖以爲深恥而已方且自以爲得計其愧恥之心雖其固有亦自窒塞而不復發見矣○雲峯胡氏曰爲機變之巧此巧字便與恥字相反恥則守正而有所不爲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爲雖其本心未嘗無恥而彼方自矜其爲之之巧則無所用其恥矣周夫子拙賦正是深貶此一巧字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新安陳氏曰前說以不恥爲無恥不如後說之明順其意蓋曰恥不如人則漸能如人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如人之有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慶源輔氏曰程子是用後說恥不能而爲之則終必能是以貴夫恥也恥不能而掩藏之則終不能矣是不能擴充夫恥也

大全朱氏公遷曰此自其固有之心而言無恥之恥則無恥所以勸也不恥不若人則不若人所以戒也二章正相表裏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此勢字與本文二勢字不同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新安陳氏曰致敬內致敬也盡禮外盡禮也王公必致敬盡禮於賢是能好善而忘勢屈己以下賢也賢士必待君致敬盡禮而後應之是能樂道忘人之勢不枉道而求利也○慶源

輔氏曰君好善。則不知勢之在己。士樂道則不知勢之在人。兩盡
其道。則雖若相反而若相成。不然。君挾其勢而驕夫士。士懾于勢
而徇乎君。則兩失其道矣。尚何足與有爲哉。○雲峯胡氏曰使爲
君者。有以成賢士樂道之志。而爲士者。肯出而成其君好善之美。
則上下交而爲泰矣。
此集註所謂相成也。
精義 張子曰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若資仰其富貴
而欲有所取。則不能矣。○尹曰人君能下賢而好善。賢者不
慕勢而好利。如是而相
遇。然後可以有爲於時。
大全 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忘其勢而惟恐不得天下之善。在下者。
忘人之勢而惟義是從。此爲俱得其道。使二者一日而相合。
則上下交而爲泰矣。故王公不致敬盡禮於賢士。雖欲數見之
且不得。況可得而臣之。蓋士非以此自高也。其道固當爾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慶源輔氏曰遊說之士。大病是不識
義理而惟欲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
之知不知爲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貌。○新安陳氏曰
自得於己。而無所欲於人。非內重而外輕者不能也。內重外輕意
下節
方見。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
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狥乎外物之誘矣。慶源輔氏曰尊如
尊德性之尊。樂如
樂天知命之樂。○新安陳氏曰能如是。則自得無欲之氣象。自然
著見而不可掩矣。自重自安一層。即申自得意。不慕不狥以下。即
申無欲意。總釋則可以囂囂一句。尊德樂義是囂囂本領。下三節
又是尊德樂義實用。白文註理。逐節逐層遞出。有虛寔隱顯之別
不容徑盡。又不
容分外添設也。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新安陳氏曰尊德樂義。內存於心。無迹可見。必窮有定守而不失
義。所謂貧賤不能移。達有實用而不離道。所謂富貴不能淫。此乃

尊德樂義著見於
行事之實迹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如云不失其身。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
果如所望也。慶源輔氏曰窮不失義則在我者得其所守。達不離道則能興道致治。以慰斯民平日之所望。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
善天下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新安陳氏曰內盡修身之實。而名自著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願乎其外。而欲以是自見也。
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新安陳氏曰得志兼善此民不失望之實。不得志獨善。此士得已之實也。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雲峯胡氏曰內重是德義外輕是窮達。嚴內外輕重之分者。既不失其本性之善。故窮亦善。達亦善。但達則能使民皆歸於善。窮則此身自不失其善耳。

或問 九章之說曰范尹之說皆善、精義尹曰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此其所

以囂囂也。如此則而范氏所謂孟子言道德必以義配者、尤有功
無怨尤。不改樂。

大全 南軒張氏曰句踐狥名而求外者。孟子使求之吾身而已。夫士達所不離之道。即窮所不失之義也。道言體。義言用。互相明耳。窮不失義則無慕於外。故有以自得於已。一違於義則失已矣。達不離道。則凡其注措設施無非道之所在。故有以副民望也。其得志澤加於民。其道得行也。不得志脩身見於身。惟義之安也。曰得志不得志云者。蓋澤加於民。雖所性不存焉。而道行固亦君子本志之所欲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語類 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而聖人為之屢言之方始肯求已是下愚了況又不知求之

則終於爲禽獸而已。蓋人爲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
昏之。則是與禽獸何別。○本旨只以凡民豪傑較量。朱子又降下一
層。以禽獸較量。此又出凡民下者。本旨不
及此。朱子特爲有文
王而不興者激厲耳。

精義 尹曰言君子
之特立也。

大全 南軒張氏曰興者。興起於善道也。文王風化之盛者。必待風
化之盛。薰陶漸漬而後興起。此衆民耳。若夫豪傑之士。則卓
然自立。無待於人。雖無文王。固自興起也。此章勉人使自立耳。○
慶源輔氏曰文武興則民好善。此中人以下之資也。蓋無特立之
操。教之善則爲善。否則爲惡矣。惟豪傑之士。無物欲之累。以蔽其
秉彝之天。有過人之才。以致其爲善之力。雖無聖人在上以教率
之。自能奮其特立之操。以有爲也。孟子此言。
蓋欲學者不以凡民自棄。而以豪傑自期耳。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史記韓世家云韓之先。與周同姓姬氏。
其後苗裔事晉。得封于韓原曰韓武子。
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後韓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
共滅智伯。三分晉地。俱列爲諸侯。○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
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爲畢姓。其後絶封爲
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
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
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
畢萬之世彌大。從
其國。名爲魏氏。
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
以富貴爲事。

大全 南軒張氏曰以外物爲重輕者。不得其欲則不足。得則滿矣。
其滿與不足。係乎外物者也。若益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欿然。
則是不以外物爲重輕。志存乎道義
而已。所進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逸之也。播種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
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
爲。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慶源輔氏曰播種乘
屋之類。雖不免於勞。
然其本意。則乃欲佚之而已。故雖勞而不怨。除害去惡之類。雖不
免於殺。然其本意。則乃欲生之而已。故雖死而不怨殺者。不得已

者事也為其所當為者理也事雖不得已而吾但為其理之所當為故雖勞之殺之可謂咈民之欲矣而民自不怨不然則是私意妄作而已民之怨怒其可得而逃乎君子其亦謹其所謂勞與殺之事哉○新安陳氏曰事雖不得已而理實所當為則雖咈民之私欲而實契民之公心故民雖勞且死而自不怨也

或問○曰去惡除害固尹氏所引程子之說也而程子又自有救焚拯溺之說精義程子曰且如救水火是求所以生之也或有焚溺而死者却雖死不怨二者不同子之去彼取此何也曰救焚拯溺非常有之事所指者狹不當以此為說若曰去惡除害則正所謂辟以止辟者彼為惡以害人其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不得而後殺之以安衆而厲其餘凡此皆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且或去惡如伐叛除害如救水火往者不幸而死亦無所怨此又足以兼彼之說而彼不足以兼此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皥皥如也

驩虞與歡娛同皥皥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帝王通曆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哉風土記云擊壤者以木為之長三四寸形如履臘節童少以為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擿之中者以為上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楊氏曰上文曰伯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有甚不得但所謂皥皥如也則氣象與伯者之世不同

精義程子曰易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言王者顯用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以求比乎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也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皥皥而不知為之者也

語類自王者之民皥皥如也而下至豈曰小補之哉皆說王者之功用如此

大全慶源輔氏曰伯者亟民之從規模狹窄時下雖得民之驩娛然豈能久哉事過意息則忘之矣至於王者則如天道之自然當生則生當殺則殺而民自忘其喜怒也○新安陳氏曰二如字似恂恂如踧踖如之如語助辭也不徒是語助辭有形容氣象意伯者之民感上之惠而歡娛如伯功淺近易悅故也王者之民忘上之德而皞皞如王道廣大深遠而無迹故也推原說尙宜渾之。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周禮曰民功曰庸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新安陳氏曰即上章以生道殺民之意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慶源輔氏曰因民之性輔其自然使自得夫善如堯所謂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是也惟其如是故民日遷於善而不知誰之使我如此也此即程子所謂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之事。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語類問集註引舜事如何曰舜在下只得如此及見用則賓四門之屬皆是化聖人豈能家至戶曉葢在吾化中者皆是過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問集註云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即是民化之也其大而化之之化曰作大而化之之化有病則是過了者化物未過時却凝滯於此只是所經歷處才霑着些便化也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亦是此意○又曰存神過化程說甚精正是孟子本意過是身所經歷處無不感動如黎民於變便是化存是存主處不是主宰是存這事這事便來應意又曰程子經歷之說甚好葢不獨是所居久處只曾經涉處便見化所存者神存是自家主意處便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是其德業之盛慶源輔氏曰德以其得於已者言業以其見於事者言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伯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

心也、
或問 程子以所過者化爲及物、精義程子曰所存者在己也所過者化及物也而於易傳
又有所過者化如虎豹炳蔚之說、易革卦九五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六象曰君子豹變其
文蔚也、其指明矣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
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然其曰經歷亦不必爲經行之地
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習之所被皆所經歷也所存者
神前說既以立之斯立等語明之則其意亦明矣其曰在已者蓋
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如所謂從欲以治也
但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名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
神耳、
語類 此才有所存彼便應言感應之速也所以荀子云仁人之兵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只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處便是神子功曰
如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亦是此理曰然○問經歷處則無
不化不經歷處何如曰此言經歷處便化如在鄉則一鄉化在天
下則天下化過者言其感人之速如此化是人化也神是事之成
就如神也○又曰所過者化只是身所經歷處如舜耕歷山陶河
濱者是也略略做這裏過便是感化不待久留言其化之速也謙
之云所存者神是心中要恁地便恁地否曰是上下與天地同流
重新鑄一番過相似○問同流是與天地同其神化否曰此難言
各有一分在裏曰是個參贊意否曰亦不是參贊○問過化存神
有先後否曰初無先後○問尋常人說皆云所過者化便能所存
者神曰他是就心說據孟子意乃就事上說此本上蔡之說橫渠云性性爲能存神物

物爲能過化亦有此意朱子皆不取

大全 南軒張氏曰伯者之爲利小而近目前之利民歡樂之王者之化大而遠涵養斯民富而教之民安於其化由於其道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新安陳氏曰孟子辨王覇屢矣此又言王覇之民其不同如此首以覇與王對說中言王而不及覇末方以小補繳王伯之事按新安上條謂所過者化以其所存者神又謂王者功用之大其本在於過化存神而此二者又以存神爲主又將二句串說又推本說張子謝氏有此說蓋類皆歸過故不錄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慶源輔氏曰仁言如書所載訓誥誓命之類是也仁聲如郊人聞太王爲仁人伯夷太公聞文王爲仁人之類是也

或問 仁聲之說曰程子得之矣精義程子曰仁言爲政者道其所爲仁聲民所稱道○附尹曰仁言出於上之言也仁聲得於下之聲也善政制民善教化民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慶源輔氏曰善政亦非徒尚夫法度禁令也固亦有德行乎其間但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終不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得民之心感而誠服也善政說深一層剝出善字來見與管商之政不同言下當自有分寸若說得過火便反着迹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慶源輔氏曰百姓足而君無不足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民先自足而君亦無不足也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使民之於君親之如父母愛之如四體〔四體之喻不妥〕尊而敬之則得其財與無不足又有不足道者矣○雲峯胡氏曰孟子之意蓋謂使民畏不如使民愛得民財不如得民心然善政得民財一句集註又恐後世貪君汚吏借此以藉口訓之曰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意謂無善政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矣然有善政以得民財孟子猶以爲不如善教之得民心況後世無善政而取民之財者哉

大全 南軒張氏曰善政立而後善教可行所謂富而教之者也孟子論得民心必歸之善教者蓋至此而後爲得民之至也〔政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教本並衡而較量其得民之淺深輕重南軒串說非是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西山眞氏曰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學而知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慶源輔氏曰孩提而下又所以指其良知良能之在人者曉之是豈待學而後能慮而後知哉○新安陳氏曰孩提知愛親敬兄與能愛親敬兄此蓋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以曉人也〔按白文止言知愛敬陳氏補出能愛敬一層以與上文應蓋知之自卽能之明補亦得渾括亦得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或問○曰程子至矣楊氏說固善然有未盡處精義或問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只說愛與惻隱何也楊曰孟子但言發處乃若未發之前便只是中蓋既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親親仁也則惻隱親親固仁之發而仁則惻隱親親之未發者也未發者其體也已發者其用也以未發言則仁義禮智渾然在中者非想象之可得又不見其用之所施也指其發處而言則日用之間莫非切要而其未發之理固未嘗不行乎其間要之體用未嘗相離故孟子因用以明體正欲學者卽是而默識之耳尹氏大意得之尹曰良知良能與生俱生者也仁義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君子能不失是而達之天下也其曰能不失者則又言外之意也

語類至之問達之天下也方爲仁義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待達之天下方始謂之仁義未着人功說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

無別道理、

大全 問仁義不止於孝弟而孟子以爲達之天下還是推孝弟之心以友愛天下即是仁義否潛室陳氏曰此章無推此及彼之意所謂達乃達道達德之達言人心所同然也親親仁之發敬長義之發仁義之道無他人心之所同然耳○新安陳氏曰親吾親敬吾長雖是一人之私然推而達之天下則人人皆親親長長無不同者此人心天理之公也親親仁之實敬長義之實仁義不待外求不過即人之本心可通乎天下之人心而仁義不可勝用矣正以愛親敬長出於良知良能者凡人之性無不同此本然之善故也此二條最明暢能補語類之所未及、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新安陳氏曰此由其感而應之用推原其未感未應之體如此、又曰善言善行皆是感觸我者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之若決江河沛然莫禦乃其應之甚速而無不通者矣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語類 問舜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能禦其未有所聞見時氣象如何曰湛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而莫可禦問學者未有聞見之時莫須用持守而不可放逸否曰纔知持守已自是聞善言見善行了

大全 南軒張氏曰所謂善言善行者豈有外於舜之性哉惟舜之心純乎天理故聞善言見善行不待勉強而自趨沛然若決江河之莫禦也○新安陳氏曰孟子又嘗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與此章寔互相發蓋舜之心萬善之感會也聞見天下之善因感觸吾心之善即勇於從之合而爲一人之善此大舜之所以爲大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

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雲峯胡氏曰有所不爲有所不欲是本來羞惡之心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能擴充其羞惡之心爲是一身之動欲是一念之動不惟謹其動而且謹其動之幾是眞能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新安陳氏曰李氏之說上言禮義下獨言義者葢以義制事則能不爲其所不當爲以禮制心則能不欲其所不當欲故兼以禮義言之然義者心之制也施之斷制義爲尤切斷然不爲其所不當爲不欲其所不當欲則在充其羞惡之心以達夫義之用而已○又常論義有兩項工夫一在擴充一在克治此章集註主擴充之說擴充則當補出爲所當爲欲所當欲一層如此則義不可勝用或問取范氏之說與此正相發明語類主截斷之說截斷即克治之意謂知其所不當爲所不當欲即斷然不爲不欲如此即是義大全收熊氏克治之說與此亦相發明兩說皆可用或補或不補隨主一說可也此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一般非禮者旣在所禁制則凡所視聽言動者必在於禮矣必無中立之介也

或問十七十八章之說曰范氏之言如此范曰君子所當爲者義也所不可爲者不義也所可欲者善也所不可欲者不善也不爲不義則所爲皆義也不欲不善則所欲皆善君子之道止於如此而已矣亦可謂惻怛而懇至矣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嗚呼難哉附精義尹曰羞惡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失其心而已。

語類敬之問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爲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爲不妨便自冒昧爲之欲之耳今旣知其所不當爲所不當欲者便要來這裏截斷斷然不爲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

大全勿軒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無爲其所不爲是就飭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勵行守之於爲也無欲其所不欲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所謂哲人知幾誠之于思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慶源輔氏曰德之慧謂慧德也與昏正相反術之知謂知術也與愚

正相反。疢疾則非眞是病。故曰猶災患也。人惟有災患。乃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堅忍其食色臭味之性。故能增益其所不能。而有夫德慧術知也。按德以本心之理言。術以處事之方言。有體用之分。德有慧。便能灼事理之本。然術有智。使能審事理之當然。有知明處當意在。然此意直至下節方透。觀註末繳句可見。

語類 或問德慧術知曰德慧純粹術知聰明須有朴實工夫方磨得出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卽所謂德慧術知也

大全 南軒張氏曰人平居無事。漠然不省。惟疢疾加焉。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能通達也。處安樂者。誦斯言。可不思逸豫之溺人。而深戒懼乎。當憂患者。誦斯言。可不念其爲進德之地。而自勉勵乎。○新安陳氏曰此章與舜發畎畝章互相發。故集註及南軒之說。皆引動心忍性以釋此章。人苟履憂患之境。處孤孽之勢。當知天以是玉成於我。勿自沮而深自力。於以進其德。益其術。庶幾操心危而卒無危。慮患深而卒免患。而至於達乎。達則德必慧。術必知。而疢疾不能爲吾患矣。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

阿狗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慶源輔氏曰阿狗爲容。謂長君之惡。以求容其身者。逢迎爲悅。謂逢君之惡。以求君之悅者。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慶源輔氏曰此卽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眷眷不忘雖同。而其情則異。一則務爲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爲忠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雲峯胡氏曰伊尹爲天民之先覺。此則曰有天民者。旨意不同。蓋前所謂天民者。皆秉氣乎天。均之爲天生之民。此則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也。必

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新安陳氏曰伊耕莘呂釣渭之時可當天民之名使不遇湯武則沒世不出必矣此其天民主其不輕出而言非以伊呂等後來出當大任而言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慶源輔氏曰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出而天下文明是聖人之事也○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慶源輔氏曰猶有意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者能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也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明者也至公無私進退以道周公之無意無必也仕止久速無可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新安陳氏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事君爲容悅者志於富貴者也安社稷爲悅者志於功名者也春秋列國名卿可以當之若天民者則志於道德矣然猶未能純乎道德而無意於功名也至於大人則純乎道德之自然而功名不足以累其心矣此并論論語鄙夫章註意

或問○曰程子至矣精義程子曰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生斯民底事業達可行於天下者其全盡天生斯民之理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也○又曰天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踐形者是也如伊尹可當之矣民之名則似不得位者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則如乾之九二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者也天民大人亦係乎時與不時耳然於天民之名亦少有未盡處其曰天民大人亦係乎時與不時者蓋天民專指潛隱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如乾之二五通上下而言之也。呂氏論天民之異者得之呂曰如伊尹乃得天民之稱孟子所謂天民之窮而無告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止謂天生之民與此義皆異 其第二說與楊氏說亦皆善也呂曰爲政以德自治之道備則不求於民而民歸之故大人之政正己而已○楊曰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荊公却云正己而不期於正物則無義正

巳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其說。孟子自當言正巳以正物。不止言而物正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巳而巳。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巳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荊公之學。本不知此。荊公無義無命之說。不可用。若用兩路夾翻出而物正之意。亦可存叅。

曰然則此其不言聖人何也。曰大人蓋亦通言之矣。如乾之大人。豈必以爲充實光輝而未化者耶。此亦闢程子之說。○附尹曰以事君爲容悅者佞臣也。以安社稷爲悅者忠臣也。天民則若伊尹傅說之未遇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大人其能之矣。

文集 答馮作肅書曰。以伊尹爲天民。蓋以其事言之。如耕莘應聘之事。卽分明見得有此蹤跡也。治亦進。亂亦進。是指五就湯五就桀而言。乃是就湯之後以湯之心爲心。非不逮可行而遽行之謂也。此闢作肅問辭。傳說是大賢。比伊尹須少貶。其見可而後行雖同。但所以行者。或不及耳。周孔又高此。是正巳而物正之事。可行而行。亦有所不及道矣。

大全 南軒張氏曰。以事是君。爲容悅者。慕爵祿而從君者也。以安社稷爲悅。則志存乎功業者也。與爲容悅者固有間矣。然未及乎道義也。蓋志存功業。則苟可就其功業而遂其志。則亦所屑爲矣。古之人惟守道明義而已。雖有蓋世之功業。在前可爲。而在我者有一毫未安。則不敢狥也。天民者。必明見夫達而其道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蓋其所主在道。而非必於行世。謂之天民者。言能全夫天理者也。天之生民者。其理無不具。而人之虧欠者多矣。故程子謂天民爲能踐形者也。以其在下而未達。故謂之民。若伊尹之在莘野是也。正巳而物正者。正巳而物自正也。若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則其道狹矣。至正而天下之感無不通焉。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秦漢而下。其間號爲賢臣者。不過極於以安社稷爲悅而巳。語夫天民事業。則鮮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大全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者得其樂。則視王天下之事。如太虛中浮雲耳。果何與於我。而況其他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極平常事。然亦極難得事。從古聖賢。致憾於其際者多矣。今既得之。其樂可知。有孝于親。友于兄弟。極家庭敘順之樂。方足以當之。不然。世人之際此境者亦不少矣。豈盡見其樂乎。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新安陳氏曰本文無克己之意此程子所以推原能不愧不怍之由而示人以其要也人所以俯仰愧怍累於己私耳克去己私則內不愧於心所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心廣體胖之樂不期其然而然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指資質言而以所樂乎己者指不愧不怍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旣得之其樂爲何如哉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樂與朋自遠來之樂同而有大焉○新安陳氏曰朋自遠來其言平而易遂得天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孟子之門僅一樂正子亦恐未足以當此韓子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是孟子於此一樂亦終不能得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天倫一係於人人道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精義】尹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樂得於天也仰不愧俯不怍樂得於己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樂得於人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三樂之中仰不愧俯不怍其本歟蓋不愧不怍在我可得而勉者也使吾胸中多所愧怍則雖處父母兄弟之間固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教育天下之英才者是吾之不愧不怍者也自不能無愧怍則雖得英才亦何以爲教而有此樂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大全 慶源輔氏曰二者皆施仁之事但有一國與天下之辨故所欲未足以爲樂至於樂則博施濟衆聖人之事也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性外之事但於吾性所受之全體則初無增損也○雲峯胡氏曰前章君子三樂所樂在所性之中此章君子樂之所性在所樂之外何也曰中天下而立達而上者之事君子之所性固不以達而在上有所加也故君子雖樂乎此而其所得乎天者不在此也或曰集註前謂斯道傳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此謂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皆曰道曰澤而此則所性不存焉何也曰斯道傳之者衆萬世之澤也其道大行一時之澤也況其道大行必中天下而立能之其道有待於位而後行不如是則不能行此君子雖樂乎此而所性不存焉若夫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育之以已之天覺彼之天聖人之心深樂乎此而其樂即在性分之內且孟子於三樂則曰王天下不與存於中天下而立則曰所性不存分而言之故自大有間哉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或問 ○曰程子至矣宜深玩之精義程子曰天理云者這一個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人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他原無少欠百理具備又曰仁義禮智根心生色言四者本於性而生色也睟于面盎于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非自及此焉能道得到此又曰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睟面盎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楊氏以仁義禮智根於心爲本來如此者或問根於心說本來如此爲後來充養之功楊氏曰只是說本來如此若睟面盎背則充養之功存焉亦曰其所稟者然耳蓋孟子所謂性猶性之之云也

語類 敬之問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君子但當自盡吾心之天理雖達而在上做出事業功名亦只是浮雲於太虛之中於我何有哉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所欲與其處畎畝之中孰若進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出行其道者亦是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問君子所性章曰只是這一個道理雖達而爲堯舜在上亦不是添加些子窮而爲

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些子葢這一個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又云這所性字說得虛如堯舜性之性字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語類安卿問何謂根曰養得到見得明便自然生根此是人功夫做來又曰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語句中何字是切要孟子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只根字甚有意如此用心義理自出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問四體不言而喻曰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然如此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自然重不待教他如此而自如此也葢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此指大賢以上質地說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而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新安陳氏曰順謂順其則也當玩味根字生字其根深則其積盛其積盛則其生發自不可遏矣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新安陳氏曰道之大行如堯舜固所樂也而於性分亦何加窮居如孔孟亦非所戚也其於性分亦何損此君子所以惟求盡其性分之內者而無所慕於勢分之在外者也

語類問君子所性曰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着在心上相離不得才有些子私意便剗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着在土上方會生其生也睟然都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便見得先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問仁義禮智根於心曰上說君子是通聖人言葢君子氣稟清明無物

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個根便着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此着自然說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爲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個根便未着土在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恨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去其氣質物欲之隔敎四者之根着土而已此着勉然說如堯舜性之便是根已着土了湯武反之便是元氣未曾着土而今方移得來着土了此合安勉爲證○論孟子本文只着現成說若論孟子立教意當兼勉然說其義方備○問仁義禮智根於心曰雖是自家合下都有這個物若有些子私欲夾雜在其中便把好底和根都剗去了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

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新安陳氏曰仁人指伯夷太公前篇以爲大老此以爲仁人達尊三齒德居其二大老以齒言仁人以德言也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大全 趙氏德曰孟子言五畝之宅者三梁惠上首尾言之此首篇之首尾也至七篇又言而語加詳此一書之首尾也孟子拳拳王道不越乎此寓意深矣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敎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

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精義 尹曰王政之始必本於民無凍餒其本不治未有能成善政者也孟子見之明言之屢也

大全 南軒張氏曰以伯夷太公之事觀之則知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必歸之蓋善養則其仁心之所存仁政之所行可知矣仁人見其然是以樂從之○慶源輔氏曰若無孟子此說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只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文而已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教民務本與薄稅斂俱主在上人說此開財源也

或問 ○曰范氏極陳堯舜三代養民之法而歸之欲治天下先治其心者可謂至富之言矣 范氏曰先王養天下之民非人人衣食之也惟不奪農時則皆得治其田疇恭儉節用則可以薄其稅斂此二者使富足之道也又曰聖人之治天下既庶而又富之既富而後教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語類至之問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節曰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其事如何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也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至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興也觀水有術至容光必照焉此比也流水之為物也至不成章不達此又是興也比者如鶴鳴於九皐之類興者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上引毚兔柔木之類是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蓋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

若這裏工夫欠了些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

大全 朱子曰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故孝眞個是做得孝成忠眞個是做得忠成子貢之辨子路之勇都是眞個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了○慶源輔氏曰如自有諸巳之謂信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至於從心不踰矩其間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須寔體之方知其味非妄想虛空者所能測識也○又曰聖道之大固有其本矣然自學者言之則又豈能一蹴而至哉故又以水必盈科而後行君子之志於道必成章而後達者曉之以見學者當務寔而有漸不可躐等陵節懸空妄想而卒歸于無所得○東陽許氏曰第一節兩言登山謂所處地位高則視下愈小觀海難爲水謂所見大則小者不足觀聖門難爲言謂旣聽聖人之言則餘人之言皆不足聽第二節言聖人之道有本故用不窮第三節言學者當學聖人以漸而進不可躐等也○朱氏公遷曰此章不成章不達是進道必以其序中庸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及孟子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皆是行道必以其序進道不以序則必躐等而陵節行道不以序或至於倒行而逆施斯所以貴乎有序也此舉其本體而以用功之道言之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語類用之問舜孳孳爲善未接物時只主於敬便是爲善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默然無言聖人之心純亦不已雖無事時也常有個主宰在這裏固不是放肆亦不是如槁木死灰曰這便如夜來說只

是有操而已一段如今且須常存個誠敬做主學問方有所歸着如有屋舍了零零碎碎方有頓處不然却似無家舍人雖有千萬之寶亦無安頓處今日放在東邊草裏明日放在西邊草裏終非己物○新安陳氏曰未接物時敬以直內以立其本及接物時義以方外以達其用此動靜交養內外交持之功皆所謂爲善也必如是而後爲善之功始密矣不然則未接物時爲無所用其爲善之力乎○慶源輔氏曰程子又教人以靜時功夫也動靜相涵敬義相立孳孳不已則亦庶乎可以進於聖人之學矣

或問○曰諸說皆善、精義程子曰孟子辨舜蹠之分只在義利之間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與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又曰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呂曰天下之言善者必稱舜舜者善之至也天下之言利者必稱蹠蹠者不善之至也聚黨數千橫行天下以不義謂之盜蹠蹠所以爲盜者何也貪利而已雞鳴而起孳孳爲善惟日不足舜之徒黨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亦惟日不足者蹠之徒黨也與舜爲徒則入於舜與蹠爲徒則入于蹠人皆可以爲舜亦可以爲蹠惟在利與善而已故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天下之道惟善與惡惟義與利好善則終于爲舜好利則終于爲蹠君子小人各趨一途故君子憂其不如舜而程子未接物時之論尤能發明言外之意學者所當深念也然程子又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善利之辨須極精細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上合正註下歸重致知邊即外註楊氏意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爲善者鮮矣此大學之道所以雖以誠意正心爲重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也○或問爲善爲利處因舉龜山答廖尚書用中一段曰龜山說得鶻突廖公認得不仔細後來於利害上頗不分別紹興間秦氏主和建議不決召廖公來他惜然不知却去問他平日所友善之人如鄭邦達之輩邦達亦不思量便云和是好事故廖公到闕即主和議遂爲中丞然他亦不肯爲秦氏鷹犬秦嘗諷令言趙公鼎廖竟不從而出此以時事寔証利善難辨

語類敬之問利與善之間也這個利非是有心於爲利只見利不明才差些便入那邊去曰然才差向那邊去只見利之爲美○或問利與善之間曰間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間○利與善之間不是冷水便是熱湯無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那中間温吞煖處也○利與善之間若纔有心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求利祿皆爲利也這個極多般樣雖所爲皆善但有一毫欲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善利之辨又極周徧凡有爲而爲者皆是如一塊潔白物事上面只着一點黑便不得爲白矣又如好底物事如腦子之屬上面只着一點糞穢便都壞了不得爲香矣若是糞穢上面假燒着一堆腦麝亦不濟事做善須是做到極盡處方喚做善○利善若只是利善則易理會今人所爲處都是利只管硬差排道是善今人只是差處多只一條大路其餘千差萬別皆是私路

大全 新安陳氏曰善與利之間察之貴乎精而爲善之力守之貴乎一察之精致知之事也守之一力行之事也察之不精則認利爲義認人欲爲天理者有矣守之不一則今日爲善明日怠爲者有矣必精以察乎善利之間而不雜一以守其爲善之力而不移則庶乎不流爲蹠之歸而人皆可爲舜者將眞可以爲舜矣此章亦所以遏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此失之不及者○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毫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朱曰世固非一毛之可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不應

語類 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爲己問老子似不與楊朱同曰老子窺見天下之事却討便宜置身於安閑之地云清靜自治豈不是與朱同又問伊川說老子先語大道後却涉些奸詐如云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之說曰孔孟亦知天下有許多事何以不厭他曰孔孟見實理把作合做底看他不見實理把做無故不

肯為問孔子曾有他書否曰未必見厚之問孔子何為問禮於他
曰他本是周家史官自知禮只是以為不足道故一切掃除了曾
子問中自見孔子問他處邵康節亦有些小似他○問墨氏兼愛
楊氏為我夫兼愛雖無差等不合聖人之正道乃是刻己為人滅
去己私猶足立教若為我乃是小己自私之事果何足以立教耶
曰莊子素稱楊子居之為人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
保嗇神氣雖一句話也不妄與人說正孟子所謂拔一毛而利天
下不為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此失于太過者○南
軒張氏曰摩其頂以至踵一身之
間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惜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
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
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
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
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
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着則不中矣
語類問楊墨固是皆不得中至于子莫又要安排討個中執之曰子
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排尋討也
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新安
陳氏曰安排者以私意揣度之而不順其自然也
【或問】○曰程子張子之言至矣精義程子曰子莫見楊墨過不及
於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卻不知
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為時執中而不
通變與執一無異又曰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如在盛寒而用

初寒之衣。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又曰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稱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又曰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如可以仕則仕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而張子之言尤精、且詳、其論無忌憚者、所以憂後學者至矣。可深玩也、張子說未詳

謝楊之說亦善、謝曰君子而時中。無往而不中也。無定體。須是權以取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以變詐爲權。豈不壞了權字。○楊曰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以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物得其平矣。今夫物有本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其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爲知權則悞矣。又曰如以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惟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所謂權也。

呂氏論文義處得之、呂曰二子之學見善不明。流於異端。楊子所取者爲我而已。爲我所以愛其身。雖拔一毛利天下不爲也。墨子所取者兼愛而已。兼愛所以爲仁。至於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不爲楊子之爲我。不爲墨子之兼愛。是能執中也。爲近於道。執中適權。則至於道矣。執中無權。無異楊子之爲我。無異墨子之兼愛。是猶執一也。孟子所以惡執一端之見者。謂之賊道也。如楊子執爲我之見。是賊其仁。墨子執兼愛之見。是賊其義。執一則不該不偏。是以舉一而廢百也。夫道非窮天以爲高。非極地以爲深。人之所性之中。固有之矣。其體則純而不雜。其用則施之無窮。

至謂雖爲我而與天下同其利、雖兼愛而立愛自親始、則其文義尤不可曉。夫既專於爲我。則安能與天下同利。能與天下同利。則不得爲爲我矣。既兼愛。則安能立愛自親始。能立愛自親始。則亦不得爲兼愛矣。兩者相攻。如水火之不相入。乃欲兩取而兼存之。推尊孟子而幷容楊墨。得無亦有不叛聖賢而兼取老佛之微意耶。

【大全】朱子曰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文同而意異。蓋精一之餘。無適非中。其曰允執。則非徒然執之也。子莫之執中。其爲

我不敢爲楊朱之深其兼愛不敢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
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
其中死中之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學聖人之學
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
輕重而遊移前却以適其中葢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
者也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爲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
之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葢聖人義精仁熟非
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
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
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見愈執而愈
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
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此是發明張子之說中庸但
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以
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慶源輔氏曰楊氏資
質畧偏於剛毅墨氏資質畧偏於寬厚只緣不知至理之所在而
各流於一偏淪胥不已遂至各極其偏一則爲我一則兼愛至于
子莫又自其末流觀之而知楊墨之皆失中也乃度於兼愛爲我
之間而執其中其意固善而於道亦近矣然時有萬變事有萬殊
物有萬類而中無定體若但膠於一定之中而執之不能如稱錘
之因物輕重而前却以取平則與二子之執一者亦無以異矣若
子莫者是要安排箇中來執之也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新安陳氏曰爲我者惟知有已不知有人似義非義而有害于仁兼愛者
愛無差等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言其多也○
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

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鬬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鬬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朱子曰且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顏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顏子之時則是中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爲我而非爲我道夫云嘗記先生云中一名而函二義這個中要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與時中之中同曰然

【大全】南軒張氏曰爲我兼愛皆道也當爲我則爲我當兼愛則兼愛是乃道也彼墮於一偏者固賊夫道而於其閒取中者是亦舉其一而廢其百耳○雲峯胡氏曰吾儒亦有所謂中所謂一但吾儒之中也隨時以取中異端之中也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也一以貫萬異端之一也一以廢百○朱氏公遷曰子莫執中與聖人之中不同聖人隨事即理而有自然之中子莫則膠於一定以爲中所以然者以其無權故也若有權以稱之斯得事理自然之中矣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爲饑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朱子曰饑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爲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爲雖不可亦以爲可○甘是不暇擇飲食正味如不得其醬不食之類

【文集】潘子善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某竊謂此章是借饑渴之害以言人心之害所謂人心之害恐不止爲貧賤而已凡一切欲有求之不得而遂不暇擇焉皆是也所謂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者謂人能無以饑渴害口腹之類爲其心害則不憂其不及人矣未知如此說得否曰此章從來有兩說以意則此說勝蓋不欲人以利欲害其心如饑渴之害口腹也以語則不以饑渴之害動其心者爲切於文義未知果孰是但後說差不費力耳○朱子兩說兼存而取後說今時講亦多從之蓋如註意白文只作比照說未免言外起意如此說轉覺渾融隨主一說可也

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大全 慶源輔氏曰人若能不以貧賤動其心而於富貴辨其所當得而受之其不當得則不受之則過於常人遠矣過人之遠則不憂其不及人矣○新安陳氏曰富貴有當得不當得之正理知之在心如飲食有美惡之正味知之在口口腹因饑渴而失其正味人易知之人心因貧賤而失其正理人多未知也孟子因舉人之易知者以曉人之未知者此正喻對舉以饑渴貧賤作兩種說即註說也夫貧賤不與饑渴期而饑渴必至自非有守之君子必不能忍饑渴遂厭貧賤而求富貴以害其心之正理矣是害口腹者饑渴也害心者亦饑渴也饑渴能害口之正味不當以害心之正理此君子所以可饑可寒可貧可賤而不可與爲不義也人能不以貧賤動其心不以饑渴之害害其心則必不厭貧賤以脫饑渴必不冥受富貴以圖甘肥而不患不及人矣凡此皆孟子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此即正即喻以饑渴貧賤作一串說與文集說合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

慶源輔氏曰介有分辨意則與界限之界同凡事各有界限甚分明不可踰越○新安陳氏曰介有剛介之時廉介之意惟其有分辨所以能如此亦如廉本訓廉隅惟其廉隅分辨所以清廉廉潔也○尚書立太師太傅太保茲爲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則三公乃官之至尊者也又周三公太師太傅太保

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

新安陳氏曰不以三公之貴移奪其所守之介和而不流故也

○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新安陳氏曰微顯闡幽四字本出易繫辭杜預春秋傳序引用以言孔子作春秋之意于顯明者則微之幽昧者則闡之集註以爲孔孟之論夷齊柳下惠亦得此意蓋夷齊之清惠之和此其顯而易見者夷齊之不念舊惡惠之介此其幽而難見者今則微其顯而闡其幽聖賢之至公至明如此

或問 柳下惠不辭小官楊氏既以爲和又以爲介何也曰不辭小官和而介也人知其和而不知其爲介焉楊氏之說爲有功矣○精義楊曰不惡汙君不辭小官可謂和矣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則雖和而不流此所以爲柳下惠也○語類問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耶乃所以爲和耶曰若觀其和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

柳下惠之才、以爲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此與註解不同、註中介字從直道看出、此即從和字看出。○附呂曰介者殊俗特立之行也。孟子嘗稱柳下惠聖人之和。異乎衆人之和。此所以爲介。此孔子所謂和而不流。論語載其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由是考之。則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矣。此所以爲百世師也。

大全 汪氏曰伯夷餓於首陽。伊尹祿以天下弗顧。皆能不以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何也。以惠之和。嫌於不介故也。○雲峯胡氏曰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之清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惠之和而不流。孔孟之言皆闡幽之意也。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八尺曰仞、新安陳氏曰集註於語夫子之牆數仞下、云七尺曰仞、愚按周書爲山九仞、孔安國云八尺曰仞、鄭玄云七尺曰仞、集註兩存其說歟、蔡氏傳從孔說、愚証之周禮匠人爲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其爲溝洫澮、是加一倍之數、尋八尺也、仞亦八尺也、度修廣則計之以尋、度高深則計之以仞、是澮之廣與深各一丈六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爲是、鄭說恐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

○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精義 尹曰君子之所爲。貴乎有成也。五穀不熟。不如荑稗。亦猶是也。

大全 雲峯胡氏曰當與論語譬如爲山一章通看。學問垂成。而不至於成者。可爲戒矣。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或問 ○曰諸說皆善、精義程子曰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問堯舜湯武事迹雖不同。其心德有間否。曰無間。又曰身踐履也。假之者身不行而假借之也。○楊曰堯舜性之、由之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霸假之而已、非已有也。又曰王道本於誠意。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責之以包茅不貢。其名則是。若其意豈爲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假此爲說耳。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爲之也。集註二說雖若未有定論、然

皆庶幾其不悖於孟子之本意云

語類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堯舜性之也性字似稟字湯武身之也是將這道理做成這個渾身將這渾身做出這道理○黃仁卿問性善之性與堯舜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字實性之之性是虛性之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曰反之是先失着了反之而後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聖人之心不曾有個起頭處堯舜性之合下便恁地去初無個頭到湯武反之早是有頭了但其起處甚微五伯則甚大○又曰假之非利之之比若要識得假與利只看眞與不眞切與不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正是利之之事也道夫云安仁便是性之利仁便是反之假之之規模自與此別曰不干涉如勉强而行亦非此比安利勉强皆是眞切但有熟有不熟耳項之歎曰天下事誰不恁地且如漢祖三軍縞素爲義帝發喪他何嘗知所謂君臣之義所當然者但受教三老假此以爲名而濟其欲耳問如夫子稱管仲如其仁也是假字上說來否曰他只是言其有仁之功未說到那假字上且如孺子入井有一人取得出來人且稱其仁亦未說到那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道夫問如此說則如字如何解曰此直深許其有仁耳道夫云假之之事眞所謂幽沉仁義非獨爲害當時又且流毒後世曰此孟子所以不道桓文而卑管仲也且如興滅繼絶誅殘除暴懷諸侯而尊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惻隱之誠心他本欲他事之行又恰有這題目入得故不得不舉行道夫云此邵子所以有功之首罪之魁之論曰他合下便是恁地

大全朱子曰性是自然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底湯武固皆身之。但細觀其書湯身之之功恐更精密湯有慙德如武王恐未必有此意。理固如是然此處湯武不分優劣。○新安陳氏曰孟子論堯舜湯武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與此章爲二而互相發明反之即復其性也論五伯者不一莫切於假之一辭曰以力假仁者伯與此章爲三乃是以一字斷盡五伯心事得春秋以一字爲褒貶與誅心之法者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眞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按文集五伯假之至于功施當時名顯諸侯則是久假而不歸矣人亦安能知其非眞有哉孟子之言蓋疾矯僞之亂眞傷時人之易惑而非予五伯之辭也此即集註第二說朱子嘗以此商之蔡季通欲如此入註而終未定者然不如前說之當舊說久假不歸即爲眞有則誤矣語類問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曰舊解多謂使其能久假而不歸惡知終非其有諸家多如此說遂引惹得司馬温公東坡來闢孟子○尹氏曰

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語類或問仁人心也若假借爲之焉能有諸己哉而孟子却云五伯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何也曰此最難說前輩多有辨之者然卒不得其說惡知二字爲五伯設也如云五伯自不知也五伯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己有也○問假之之事如責楚包茅不貢與夫初命三命之類否曰他從頭都是無一事不是如齊桓公尚自白直恁地假將去至晉文公做了千般蹺蹊所以夫子有正譎之論

大全慶源輔氏曰其初不過以之欺人而其終遂至以之自欺○雲峯胡氏曰性之者自然而然身之者當然而然假之者似然而寔不然自然者所性而有當然者能復其有似然者不自知其非眞有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於不順、太甲篇文、書太甲篇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言不欲習見其如此、餘見前篇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慶源輔氏曰公天下以爲心。豈一朝夕。勉强所能爲哉。非道全德備。其素行有以信于人、至誠有以通于天者不能也。㩧或問駁楊氏之説不重素行上。

或問○曰程子之説曲折詳盡其處義精矣。精義程子曰伊尹受湯之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始終不惠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擇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于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爲也。劉備托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爲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照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爲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爲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不受先王之委寄。而諫不用。則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爲也。義理自照然。楊氏以伊尹惟知有忠者亦爲得之。楊曰伊尹所以事君、更無回互。惟知忠而已。所以能爲放太甲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因問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後世之爲人臣者、不幸而適遇此事、而有伊尹之志、不知行得否。若行不得、是伊尹之事不可法於後也。曰若有伊尹之志、其素行足信、何爲不可、但觀蜀先主當時以其子屬諸葛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備死、孔明操一國之權。當時軍國大務。人才進退、惟孔明是聽。而蜀之人亦莫之疑也。蓋孔明自非簒弑之人、其素行足信也。若如司馬懿。其誰信之。伊尹之事。自後世觀之以爲異、其寔亦所謂中道。然孟子但論在我者有是心則伊尹之事可爲。一有毫髮之僞雜乎其間則不免爲簒弑耳。不以素行之著不著天下之疑不疑爲可否也。其曰中道者則善。雖不重素行。然至誠亦自素行發出。素行槩舉終身而言。自躬耕樂

道。大而千駟萬鍾不顧不受。小而一介取與不苟。故遇湯之聖主。能伐夏救民。遇太甲之弗順能至誠感格。但就事論事。只重至誠當下立說不重推原素行耳。

大全 南軒張氏曰伊尹之事。志存乎宗祀。變而得其正者也。方是時太甲在諒陰。故從之先王墓側。使之動心忍性而深思焉。是伊尹以冢宰攝政。而太甲居憂於桐耳。太甲克終允德。則於練除之際。奉而歸亳焉。其克終雖由其自怨艾以改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感格之。無尹之志。徒以君不賢而放之。是簒亂之所爲耳。後世惟霍光放昌邑王賀而立宣。庶幾乎心存宗祀者。然始也建立之不審。而至誠敦篤。又不加焉。其于尹之志。蓋有愧也。是以嚴延年劾之。以爲擅廢立。無人臣禮。而識者有取焉。霍光且爾。况他人本爲一身利害計者乎。所謂元惡大憝。必誅而無赦者也。○覺軒張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奸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亦見處變僅可之意。而非正法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詩人美賢者厲志。非其力不食。故述其事而歎之。其首章曰。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陳相彭更之意同。

精義 尹曰不素餐兮。刺無功而受祿之詩也。其君安富尊榮。子弟孝弟忠信。則有功也孰若。

大全 南軒張氏曰伐檀之詩。非必欲君子稼穡而後食也。公孫丑以君子不耕而食爲素餐。其爲詩也亦固矣。其獘將至於爲許行之徒之論矣。故孟子告之以不素餐之大者。夫君子仁義修乎身。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如其未用此句可刪子弟從之。則亦薰陶乎孝弟忠信之習。而足以善俗。若夫飾小廉而妨大德。徇末流而忘正義。非君子之道也。四句總見君子之有功於人國。不當以用不用分配。○朱氏公遷曰仕不受祿。與不受萬鍾則義之中。有見幾之智。孟子之于齊宋薛。子思之于魯繆公。則義之中。見交際之禮。傳食諸侯一章。則言人之有功者。我當食於人。主於食人者而言也。不素餐兮一章。則言食於人者。必有功於人。主於食人之食者而言也。是皆孟子自道之辭。所以解門人之惑者。如此。皆因論辭受而見處物之義。萬章問交際章。亦兼辭受之義與交際之禮。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閒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或問○曰范氏詳而盡矣未詳但孟子之言乃理之當然非有爲而言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文集潘謙之問王子墊以人之爲士下既不爲農工商賈之事上又未有卿大夫之職故疑其若無所事者孟子言士雖未得位以行道而其志之所尚則有仁義焉曰尚志之說甚善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存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

語類王子墊問士尚志一段中間反覆說仁義二字都有意須思量得

大全慶源輔氏曰士雖未得位以行其道而其志則須高尚方可志于仁義則高尚溺於利欲則卑汚○南軒張氏曰殺一無罪而非仁由是而體之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取之爲非義由是而體之則其義之所以爲宜者可得而推矣居仁由義居則不違由則不他居仁則體立由義則用行大人之事亦不越此而已○新安陳氏曰此章因王子問士何所事對以士志乎仁義已備大人之事蓋志者事之本事者志之用有爲者也志之所尚素高則事之大本已立一旦得大人之位

舉而措之耳何必待有事迹可見而後始謂之有所事哉若農工商賈小人之事不特非所當爲亦不屑爲且不暇爲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

大全 南軒張氏曰仲子飾小廉而廢大倫其不知義已甚矣○慶源輔氏曰觀前篇所論仲子之事其介然自守如此則不義與之齊國必不肯受此徇名而矯強者或能之故孟子以爲是特舍簞食豆羹之義而已蓋未足以爲賢也若夫安于大倫使之各盡其道則非盡性而樂循理者不能故孟子言此以曉齊人使之勿迷於小而必察其大耳○新安陳氏曰孟子于陳仲子其對匡章既深非之此又深言之二章當參看前篇止責其不成廉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是爲廢倫未及責也故此復責之○朱氏公遷曰伊尹之一介不取予亦其義之合于聖人者故孟子稱之如此若微生之與害於直仲子之操害于廉則皆不合於義者也是故夫子以微事斷之孟子以大節斷之欲人以之爲戒耳皆因論人而見處物之義比照未甚喫緊尚小廉而廢大倫註自斷得明透無用他辭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眞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父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雲峯胡氏曰皐陶但知有天子之法天理也君臣人倫之至也舜但知有父天理也父子人倫之至也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或問○曰范氏所論得其大意未詳而楊氏之說則又詳矣精義楊曰予讀周世宗家人傳至守禮殺人世宗不問史氏以爲知權予竊思之以爲父子者一人之私恩法者天下之公義二者相爲輕重不可偏舉也故恩勝義則詘法以伸恩義勝恩則揜恩以從法恩義輕重不足以相勝則兩盡其道而已此泛論常人亦可取着舜說便不可舜爲天子瞽瞍殺人皐陶執之而不釋爲舜者豈不能赦其父哉蓋殺人而釋之則廢法誅其父則傷恩其意若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法人子亦不可以一日而忘其父民則不患乎無君也故寧與其執之以正天下之公義竊負而逃以伸已之私恩此舜所以兩全其道也方守禮殺人有司不能執之而徒以聞故世宗得而不問也有如皐陶者執之而不釋則雖欲不問得乎哉然世宗取天下於百戰之餘未易以舜之事望之也然則宜奈何亦置諸法而已矣法有八議而貴居其一焉爲天子父可謂貴矣此禮律之通議也一置諸法而不傷焉何爲不可哉○或問使舜不去位皐陶遂行法否曰此亦須自有法周禮人臣猶有議貴議親之辟豈有天子之父殺人便置之死且如周官八議豈是周公撰出亦須有個來處然孟子所說只是論舜心耳然桃應之問孟子之答皆非以爲眞有是事也蓋特相與極論聖賢之心以爲皐陶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舜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各

盡其道而不相悖耳而楊氏以爲舜之於此猶待於權其輕重而計其不可以忘父也則非所以論聖人之心矣又謂與之執以正法則何以異於楚人之直躬者又謂既執而後竊負以逃焉則皐陶之獄何以異於灞上棘門之軍哉是皆以辭意之過是以徒爲紛紛而反病於理也夫孟子之爲此言或者既不信之矣指温公說而信之者其爲說又如此則聖賢之心終亦何自而明哉予于辨惑論之已詳學者考之可也文集温公疑孟子之說作寔事說故余隱之辨之曰桃應之問乃設事耳非謂已有是事也桃應之意蓋謂法者天下之大公舜制法者也皐陶守法者也脫或舜之父殺人則如之何孟子答之曰執之者士之所當然也舜不敢禁者不以私恩廢天下之公法也夫有所受云者正如爲將閫外之權則專之君命有所不受士之守法亦然蓋以法者先王之制與天下公共爲之士者受法于先王非可爲一人而私之舜既不得私其父將置之於法則失爲子之道將置而不問則廢天下之法寧屏棄天下願得竊負而逃處於海濱樂以終其身焉更忘其爲天子之貴也當時固無是事故既設爲問目使孟子不答則其理不明孟子之意謂天下之富天下之貴不能易事父之孝遂答之以天下可忘而父不可暫舍所以明父子之道也其爲名教豈曰小補之哉朱子曰龜山先生嘗言固無是事此只是論舜心耳愚謂執之而已矣非洞見皐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隱之之辨處專以父子之道爲言却是寔有此事于義未瑩按朱子此條當爲正論下或問語類之說皆作天下不聽舜竊負而逃說此皆言外意故特補錄此以存正意曰然則楊氏八議之說如何曰是則然矣而其說施於周世宗而不及於舜何哉向使皐陶必執而不釋舜必去而不留則朝廷公卿海內臣庶之心吾知其亦必出於此矣蓋法非天降地出亦生於人情而已矣但皐陶必不爲此以私於舜舜亦不以此祈於皐陶此又不可不知耳楊氏後說以爲孟子只是論舜心者爲愈于前然爲舜慮而不及乎皐陶則其說亦未周也尹氏之說雖約然極有味學者宜深玩之尹曰聖人之心至公至當而已大抵當知必有渾然天理而超然不累

於物之心者焉則天下無難處之事矣議貴之說言外斡旋孟子之說存此以備處事之方
則可若孟子本說下入此反為畫蛇添足

語類 問瞽瞍殺人在皐陶則只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在舜則只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此只是聖賢之心坦然直截當事主一不要生枝節否曰孟子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是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葢法者天下公共在皐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許舜棄天下而去則便是天心皐陶亦安能違天此亦或問末層意與舜避位而朝覲訟獄謳歌皆來歸舜禹亦不得不來就位一般法與理便即是人心底亦須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為是權制今人於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桃應之問孟子之對楊氏有議貴之說如何曰使舜欲為天子又欲免瞽瞍則生議貴之法矣○據此條朱子亦不主議貴之說

大全 朱子曰某嘗問李先生以此事先生曰蒯聵父子只是無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南軒張氏曰舜之有天下初不以天下與于己循天理之當然而已為瞽瞍殺人而枉其法則失天下之公若致辟於瞽瞍則廢父子之倫是皆雖有天下不可以一朝居者也舜寧去天下而存此義耳舜非輕天下也義所當去視天下猶敝蹝也是故在皐陶則使舜得以伸其竊負之義在舜則以此而可以終身夫何求哉循天理而已善發明舜之心者其惟孟子乎若後世以利害之見論之則謂天下方戴舜而頼其治舜乃去之得無廢成業而孤衆望乎若汨於利害而失天理之所在雖舜亦何以治天下哉下即楊氏之說或問已闢之不可復從或者以為皐陶既執瞽瞍舜烏得而竊之葢未之思也皐陶既執瞽瞍于前而使舜得以伸其竊負之義於後是乃天理時中全君臣父子之倫者也微孟子孰能推之○汪氏曰竊負而逃畏天故也訢然而樂樂天故也孟子之對示後世為人臣子之道而已以天子之父殺人且不可舍況其卑者乎以天下之大且可棄況其小者乎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係甚大大哉居乎言所關於氣體不小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語類問孟子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却只論居不論養豈非居能移人之氣亦如養之能移人之體乎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

孟子曰

張鄒皆云羨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

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居仁宅者之氣象必德潤身而心廣體胖與王子驕貴之氣象又不侔矣喟然一歎全神在居廣居一句王子特借景感觸耳非羨慕王子也但勢位之居尚移氣移體如此居廣居者益可知矣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証新安陳氏曰引魯君事為証証王子也然居廣居意亦自見於言外

大全南軒張氏曰居天下之廣居宅乎天理者也宅之之久則其氣質變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聖賢相去雖有先後而玩其氣象如出一人者以其所居之同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重在居廣居一句勢位之居猶足移氣與賤者異廣居之居其能充吾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按周禮有候人之役凡賓客往來且為之道況魯君乎此必別有呼名守者聞之而云然非必魯君自

呼門而使之啟也直作啓君自呼未免近俗蓋發號施令呵護傳呼聲氣相類事或有之此說近雅宜從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小雅鹿鳴篇 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實指愛敬言拘留也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在上者皆不知有恭敬待賢之誠而惟恃其有幣帛之聘在下者惟知有幣帛之可慕而不知察夫上之人所以待之之誠上下之情交騖於利而不知有義理焉故孟子發此論以警之○東陽許氏曰恭敬者之恭敬以發於心者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

精義 尹曰苟無其實是僞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禮記曲禮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語類問形色曰有這形便自有這色所以下文只說踐形蓋色便在形裏面色猶言容貌也○敬之問形色天性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是如何曰一顰一笑一語一默皆有至理形字重色字輕故下面但云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直卿云形是動容貌色是正顏色曰固是問色字如何曰有形便有色如動容周旋中禮則色自正如祭則必有敬之色臨喪則必有哀之色故下文只言踐形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氏復心曰至誠盡性充其形色是曰踐形○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盡人道包得五官五倫在內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

形。惟聖人也。文集曰人皆有是形便有是理性即理之謂也然衆人有是形而不能全其形之理故有形雖是人而心實禽獸是不足以踐其形矣惟聖人能全其形之理故可以踐其形也伊川先生所以充人之形充字極分明○新安陳氏曰程子之說蓋自踐字推廣之衆人全不能踐者也賢人雖能踐之而未盡者也聖人則極能踐之而無不盡者也如洪範五事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乂哲謀聖皆踐形之意也 楊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或問踐形之說曰人之生於天地之間也莫不有形其有是形也莫不有色而本其所得於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焉莫不有所當然之則焉是則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牿於氣稟之偏狃於習俗之蔽而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雜乎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貌則極恭言則極從蓋凡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焉踐形者本有是物而又能修其寔以副之如踐言之踐也程子張子游楊尹氏蓋皆此意、精義程子曰惟聖人可以踐形者人生稟五行秀氣頭圓足方以肖天地則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爲能盡人之道故可以踐形人道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類皆是也此兼五倫說更完備又曰形色性所有也聖人人倫之至故可以踐形○游曰形者性之質也能盡其性則踐其形而無愧矣蓋萬物皆備於我則其所有何物不備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爲其能盡性而踐形也若反身而未至於誠則是於性有所不盡未能盡性則於質有所不充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箕子曰視曰明聽曰聰視謂之明聽謂之聰皆耳目之本然也能盡其視聽之性則能踐耳目之形苟視聽不足於聰明則是有耳目之形而無視聽之實德也豈不慊於形哉此即衆人有之而不知者楊子曰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隷乎不善若非禮勿聽非禮勿言則於口耳猶有所擇是未足以踐形此即賢人踐之而未盡者○楊曰莫非形也自聖人言之目之所視耳之所聽以至口之所言身之所動不待着意莫不合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未至於聖則未免有克焉若孔子告顔淵非禮勿視等語是也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語類 形色上便有天性視便有視之禮聽便有聽之禮○踐形是有這個物事脚實踏着不闕了他個有是形便有是理盡得這個理便是踐得這個形耳目本有這個聰明若不盡其聰明時便是闕了這個影不皆踐得○論踐形云天生形色便有本來天理在內賢人踐之而未盡聖人則步步踏着路來也○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理也惟聖人能盡其性故卽形卽色無非自然之理所以人皆有是形而必聖人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伊川以爲充人之形是也○盡性性有仁須盡得仁有義須盡得義無一些欠闕方是盡踐形人有形形必有性耳形也必盡其聰然後能踐耳之形目形也必盡其明然後能盡目之形盡性踐形只是一事○蜚卿問既是聖人如何却方可以踐形曰踐如掩覆得過底模樣如伊川說充其形色自是說得好了形只是這形體色如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之類天之生人人之得於天其具耳目口鼻者莫不皆有此理耳便必當無有不聰目便必當無有不明口便必當盡別天下之味鼻便必當盡別天下之臭聖人與常人都一般惟衆人有氣禀之雜物欲之累雖同是耳也而不足於聰雖同是目也而不足於明雖同是口鼻也而不足以別臭味是雖有是形惟其不足故不能充踐此形惟聖人耳則十分聰而無一毫之不聰目則十分明而無一毫之不明以至於口鼻莫不皆然惟聖人如此方可以踐此形惟衆人如彼自不可以踐此形

大全 潛室陳氏曰聖人盡性地位方償得他本來形色學未至於聖人則於性分道理未免虧欠才於性分有虧欠卽是空具

此形色不能充踐滿足也。○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二者之分如何、曰形色爲性是引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爲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已猶止也。新安陳氏曰丑附其說謂三年短而爲朞猶勝於止而不爲者乎。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大功九月、小功五月、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人心天理之真切處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精義 尹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聖人制禮其可改乎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葢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慶源輔氏曰如時雨化品之高者成德達財其次也答問下者也私淑艾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其生也後不能及門受業者也

語類 或問君子之所以教者諸先生說得如何曰諸先生不曾說得分明曾子學到孔子田地故孔子與他說一貫之道此所謂如時雨化之者也時雨化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成德如冉雍閔子騫者是也達財如冉求季路是也答問如孟子於公孫丑萬章之徒是也有私淑艾者此言爲不曾親聖人者設也彼雖不曾承聖人之誨私得於善治孔子之道者亦足以發也故又在答問之下數語未瑩按私淑艾只當着學者私取於人以善治其身不着彼人說雖序在答問之下不可謂人品之下以其未及親受業於君子之門故序在後耳如後兩証陳亢夷之固是下者若孟子則在顏曾之列而所處更有難焉者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新安陳氏曰惟人力已至而後時雨可化惟顏曾力到功深而後孔子之化可施使他弟子而遽以是告之是猶種植之力未至雖有時雨不能速化也

精義 張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而後教之也如天之雨豈待望而後雨但時可雨而雨耳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朱子曰成德成就其德如孔子於冉閔德則天資純粹者達財通達其材如孔子於由賜

才是明敏者。答問則早費言語。私淑艾却是不曾及門。聞風而善者。○雲峯胡氏曰孔門四科。顏曾冉閔皆以德行稱。孟子五教集註則以夫子之於冉閔爲成德。而顏曾爲時雨之化。何也。蓋自顏曾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中。而顏曾二子。獨得夫子化之之妙也。

精義 程子曰在易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也。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告之。取信則易也。教人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財也。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慶源輔氏曰樊遲之粗鄙。萬章之淺率。孔孟皆必候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

大全 南軒張氏曰成德達財。答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專爲凡答其來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

有私淑艾者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朱子曰艾讀爲乂。說文云芟草也。從丿左丿右乀。芟草之狀。故六書爲指事之屬。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艾創艾。亦取諸此。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語類 伯豐問私淑艾。如何。曰孟子所謂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人者、是孟子指其師。布子思之類。以謂予不得親見孔子而師之。只是我私竊傳其善於人。此重人自取益邊。如有私淑艾者、却是君子所以教者五。此重君子之教邊。然亦有次序。有如時雨化之者。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孔子於顏曾是也。其次成德達財。又隨人資質成就。有答問者、未及師承。只是來相答問而已。前註以樊遲萬章作証。亦師承。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思慕之。或私竊也。

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橫渠集中有祭文云私淑祖考之遺訓說得文義却順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趙氏曰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

精義 尹曰君子之教各因其材而誨之是亦不倦之意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朱子曰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下三字屬君子言雖引而不發而其言意中躍躍然會動如所謂活潑潑地也及人解又云躍躍然於動靜語默之間○躍如是道理活潑底發出在面前如甲中躍出又曰引而不廢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雲峯胡氏曰道有定體故卑不可抗高不可貶是之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而在乎人之能者從之○新安陳氏曰道有定體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謂繩墨彀率卑者不可抗之使高高者不可貶之使卑申言道有定體也雖語有不能顯者謂引而不發雖默有不能藏者謂躍如也熟玩索之有無窮之妙

語類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個甚麽是怎生地不發又是怎麽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聳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又曰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纔挑動那頭了時那個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眞個是中這物事了須是精一其心無些子他慮夾雜方看得出○引而不發躍如也與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同意否曰這般有問答處儘好看這也得恁地問便恁地答最是酬酢處見意思且自去看○或問范謂君子之射引而不發以待彀與的之相偶心欲必中故躍如也此說如何曰范氏此說最好矣豈有君子之射常引而不發者乎只管引而不發卻成甚射也引而不發之語只緣上文說射故有此語此只是言君子之教人但開其端以示人而已其中自有個躍如底道理學者須是識得這個道理方知君子教人爲甚忠故下文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大全南軒張氏曰聖人之道天下之正理不可過不可不及也自卑者視之以爲甚高而不知其高之甚中也自監者視之以爲甚大而不知其大之爲常也狥彼而遷就則非所以爲道矣能與不能則存乎其人耳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正大之體而天地之情也學者循繩墨彀率而勿舍焉及其久也將自有得不然祈獲助長爲害祗甚矣○汪氏曰君子雖不貶道以殉人然亦未嘗離人絶物而使人不可幾及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大全 趙氏曰道弗可離也雖時有治亂已有窮達非道殉身即身殉道以死相從豈可得而離哉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新安陳氏曰妾婦以順從爲道故亦曰道孟子見有身徒顯而道不行道不行而身猶不知隱者故發此論言當隨時之理亂而酌身之進退非道殉身則身殉道身與道不可須臾離也使道不殉身身不殉道即是以道殉乎人矣

或問 ○曰張子初說於文義盡之矣 精義張子曰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其後一說則所以明雖天下之有道而不求身之必顯也范氏引守死善道得殉字之義矣其論人君用人之法亦甚善至謂以道殉人者雖得之無所用則尤切中於事理矣 范曰君子遭世之治則身顯而道行得志澤加於民故以道從身遭世之亂則身隱而道不行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故以身從道以道殉乎人者陳氏所謂枉尺而直尋也古之聖賢以道殉身伊尹周公是也以身殉道孔子孟子是也君子窮達不離乎道道可以處則處道可以出則出故人君用人不用其身惟用其道以道殉人者雖得之無所用也

大全 南軒張氏曰身與道不可離也以道殉人則是可離矣焉有所謂道哉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 新安陳氏曰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勳勞已嘗有功勞於師故謂已與師有故舊好恃此以來學望師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 ○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大全 南軒張氏曰受道者以虛心爲本則能受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故空空之鄙夫聖人亦竭兩端之教而滕更挾二故不答也使能思所以不答之故於所挾致力以消之是亦誨之矣○慶源輔氏曰學者之心須是專一方有受教之地

有所挾則二三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朱子曰厚薄是以家國對言之此處厚薄泛言活看爲是不必如大學槩定以家國分也○又曰所厚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之所不能已者人之不能已不必貫合上條說須善會之只當以處事接物對看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雲峯胡氏曰前二者是當用心而不用心之弊後一者是過用其心之弊不用其心固宜廢弛過用其心者亦同歸於廢弛過猶不及也

語類 進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然後見其失也

大全 勿軒熊氏曰前二句則見之處事接物之間後一句則本於立心講學之際○慶源輔氏曰不及者之弊則愈見其不及流於欲者之所爲也過者之弊則其退也可立而待役於氣者之所爲也欲肆則無極氣過則易衰循理而行則有漸而可繼也此是推原其所以然亦分得不甚清楚的當只當以過不及分不當以氣禀物欲分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新安陳氏曰當取則取當用則用但不過取而有時但不過用而有節○仁山金氏曰集註草木禽獸皆舉之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此先王愛物之政也若釋氏雖側以不殺爲愛物然知施於動物而不知施於植物此之謂不知類況滅絕親親之倫此之謂不知本墨氏猶愛無差等釋氏則又倒行逆施矣

程子曰仁推己及物此正訓仁字以體而言推字輕看以己所有推行出去耳章內四仁字皆以用而言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慶源輔氏曰統而言之則皆自吾一性之仁分而言之則有輕重之序然在學者言之則於此三者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之序有由之而不知者有得於此而失於彼者又有倒行逆施雜
亂無次者要當因聖賢之言反求之心涵養於未發之前體察於
已發之後學者用功當如此可與遠庖廚節參看毋惑於異端毋汨於私欲然後是聖賢工夫 楊氏曰其分不同
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 西山眞氏曰凡生於天地間者莫非天地
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 尹氏
曰何以有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 尹氏上文云于物則愛之于民則仁之于親則親之此之謂差
等此合夷子章來論斷此爲一本無僞彼爲二本而僞矣

或問 ○曰程子張子至矣楊氏推明所以論西銘之意甚善 楊氏論西
銘言河南先生曰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
以爲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
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觀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
也至其用處則履不可加之於首冠不可納之於足則即體而言
分在其中矣 其答程子書時未及此也豈其晚年所見始益精詣也與
尹氏一本無僞之說亦善

大全 朱氏祖義曰不以待人者施之物以其有貴賤之分也不以
待親者施之他人以其有親疎之殺也於無所不愛之中而
不失其貴賤親疎之差等此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
新安陳氏曰暴殄者固非愛物矣梁武之宗廟不用犧牲亦非愛
物之宜蓋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怪其於民反不仁也
墨氏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非仁民之宜蓋仁之而親是以親
親者親民也無怪其無父而於親反不親也是皆倒行逆施之道
無次序無差等非仁矣○朱氏公遷曰愛親是愛之所由立愛人
愛物是愛之所由施皆偏言之仁也○東陽許氏曰愛之而弗仁
之愛愛惜之義不輕用物不暴殄天物之意仁民之仁乃愛之本
義親又重於仁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
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爲知也
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
矣

【語類】知者無不知也問知在先否曰也是如此亦不專如此固是用知得審若知不審以賢爲否以否爲賢少間那仁上便安頓不着此將仁智交互看非正旨也○正淳問急先務一段如何曰人人各有當務之急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此各有所急也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此聖人之所急也此只作急先務項下說作文須分清不可混看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學圃學稼則是不急今人讀書中亦自有合着急處若是稍慢處理會未得也且放過不妨緊要處須着理會又問急親賢也急先務也治天下莫過於親賢知却隨時因事爲之故不指言如舜之舉相去凶是舜之先務禹之治水是禹之先務何如曰大畧是如此下文云此之謂不知務須是凡事都有輕重緩急如眼下修緝禮書固是合理會若只知有這個都困了也不得又須知自有緊要處乃是當務又如孟子答今之樂猶古之樂這裏且要得他與百姓同樂是緊急若就這裏便與理會今樂非古樂便是不知務○問如舜舉臯陶湯舉伊尹所謂親賢者乃治天下者不易之務若當務之急是隨其時勢之不同堯之曆象治水舜之舉相去凶湯之伐夏救民皆所務之急者曰然

【大全】新安陳氏曰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仁以實之○朱氏公遷曰博施濟衆者聖人之所病爲天下得人者聖人之所能故曰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曲禮曰毋放飯毋流歠又曰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濡濕也宜齧斷之乾肉堅宜用手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雲峯胡氏曰集註之意以爲識智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知識仁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愛然智之用有當務之爲急仁之用當急親賢之爲務故不識其全體者知之不周愛之不廣狹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雖周而精神徹於無用愛之欲廣而德澤壅於下流泛用其心者也輔氏以爲識其全體是言仁知所先後則爲知非集註意豐氏曰知不急於先務雖偏知人之所知偏能人之所能徒做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語類問是之謂不知務却止說知不說仁曰便是併與仁說所謂急親賢之爲務豈不爲務乎先生因推言學者亦有當務如孟子論今樂古樂則與民同樂乃樂之本學者所當知也若欲明其聲音節奏特樂之一事耳又如修緝禮書亦是學者之一事學者須要窮其源本放得大水下來則如海潮之至大船小船莫不浮泛若上面無水來則大船小船都動不得如講學既能得其大者則小小文義自是該通若只於淺處用功則必不免沉滯之患矣

大全南軒張氏曰孟子所譬特言舍大徇小者爲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緦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流歠則齒決有不必問也先後具舉本末畢貫此所以爲道(此恐學者有偏滯之弊故云然非要人先後本末具舉畢貫也○新安陳氏曰上文言智之知急務仁之急親賢爲務乃智仁之大者此取譬於喪服飲食以識不能其大而求其細非知務者也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爲務二務字○又曰當務爲急與親賢爲務相對以皐謨能哲而惠及樊遲問仁知章之意推之謂智之所當務者即是急親賢之爲務仁之所爲智之所知亦儘可通南軒即此說也但孟子朱子之意本不如此蓋知所當務所包甚濶不可竟以親賢當知

此章乃平論智仁非論仁智相爲用也。

孟子通朱大全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此補仁者正面一層對照下節。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鬬糜爛其血肉也復

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卽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以土地之故及其民
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
三章之意雲峯胡氏曰承所厚者薄親親仁民仁者無不愛言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
之禍由疏逮親慶源輔氏曰仁人之恩自內以及外者自本而推之也惟其自本而推之故雖無所不愛而輕重等差蓋不可紊也不仁之禍由疏逮親者猶欲而從流者也惟其猶欲而從流故橫放逆施莫之紀極也始也糜爛其民人而殘賊其子弟終不至殺身覆族不已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仁者推其愛親者以愛人不仁者以其忍於他人者忍於其親仁與不仁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流如此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召陵說見論語齊桓章○南軒張氏曰春秋無義戰如齊桓公侵蔡伐楚如晉文公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至於不稟王命而擅用其師則均爲不義而已矣○雲峯胡氏曰春秋書戰皆以著諸侯無王之罪召陵之師猶知假尊王之義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精義尹曰征也者王者之正天下也春秋之際敵國相殘耳皆王者之罪人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作矣惟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春秋所以作也無義戰三字斷盡春秋諸侯兵爭之罪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周書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底商之罪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於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於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下文又云雖曰其徒之自相攻不至如是之甚也亦以規學者之執辭忘義不獨施於書也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古人凡行兵之人須各携畚鍤板杵之屬爲營壍備也又有羅鍋之類行以爲羅爨以爲鍋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設是言以下亦程子之說

或問武成血流漂杵之云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爲荀子以爲殺者皆殷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之不信何哉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爲孟子設爲是言蓋得其微意矣張子教人讀詩書之說亦甚善張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此教人讀詩法也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此教人讀書法也

語類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恁地戰鬬殘戮恐當時人以此爲口實故說此然血流漂杵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卽說商人亦大家要從仁人寧有不肯從者自相攻耶亦不可盡信蹂踐相殺事或

有之。

文集 李公常語曰孟子云云紂一人惡耶衆皆善而紂獨惡則去紂久矣不待周也夫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同之者可遽數耶紂亡則逋逃者曷歸乎其欲拒周者又可數耶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故荀卿曰殺者皆殷人非周人也然則商人之不拒周也審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又曰世人之好異也孔子非吾師乎衆言讙讙千徑百道幸存孔子吾得以求其是虞夏商周之書出於孔子其誰不知孟子一言人皆畔之畔之不已故今之人取孟子以斷六經矣嗚呼信孟子而不信六經是猶信他人而疑孟子也余隱之辨曰魯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弘景註易與註本草孰先陶曰註易誤不至殺人註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爲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之言未足爲多豈示訓之意哉經註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爲畔經是亦惑矣夏商周之書出於孔子人宜取信詩非孔子之刪乎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則是周無遺民也請以此詩爲證　朱子曰此辨已得之無可議者矣。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以帝王之世律之大罪人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

崩也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巳也焉用戰

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巳之國也

大全 南軒張氏曰戰國之際以功力相勝善爲戰者則謂之能臣矣而孟子前以爲當服上刑今又以爲大罪蓋所謂深救當時之弊使之循其本也循其本有道焉其惟好仁乎好仁則無敵於天下若不志於仁而徒欲以功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勝與負均爲殘民而逆天也○雲峯胡氏曰觀此復引書而言則可知前章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者矣大抵此四章亦相承而言一章以梁王之戰爲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爲無義三章言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四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我善爲戰之人○東陽許氏曰孟子之時皆尚攻戰能者爲賢臣而孟子乃以爲大罪蓋國君苟能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飽煖安佚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他國之民受虐於君者心必歸於此人既樂歸於我我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則其民豈肯與我爲敵故引湯武之事以証之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謂斲輪之意蓋如此

莊子大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錐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也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夫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敢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大全 南軒張氏曰聖賢之教人自洒掃應對進退而上皆規矩也行著習察則存乎人聖賢亦豈能使之然哉然而固不外乎規矩舍規矩以求巧無是理也○新安陳氏曰巧即規矩熟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學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未嘗以爲出於規矩與下學之外也又云本文如詩六義之比未嘗說破此乃以吾道之教者與學者言之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

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食也糗乾糧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趙氏曰畫黼黻絺繡之衣二女堯之二女也果女侍也朱子曰趙氏以果爲侍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慶源輔氏曰所性謂天所與我之性分定謂雖大行不加雖窮居不損也夫貧富貴賤皆外物之儻來寄也聖人盡性故湛然無所欣戚於其間隨遇而安不以物動己也無預於己不以己隨物也

大全 南軒張氏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可謂善形容舜者蓋所欲不存樂天而安土窮而在下則無一毫之虧達而在上則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得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寔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大全 南軒張氏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感應之理未有不以類者方其殺人之親豈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乎觀魏晉南北朝之君互相屠戮自今觀之屠戮他人者寔自絕滅而已矣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忿欲寡怨息爭以保其宗廟親族是仁術也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此以園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

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慶源輔氏曰關則一。而古今所以爲
關之意則不同。譏察非常。爲義也。天
理也。征稅出入。爲利也。人欲也。天下之事。莫不然。孟子舉關之一
事言之。范氏推言及賦稅苑囿之事。且曰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
文王之政者。尤說得孟子之事寔。蓋孟
子言語句句是事寔。言之則必行之。
大全 新安陳氏曰關有譏有征。古者禁異服譏異言。以譏爲主。今
則以征爲主而已。○南軒張氏曰古以義理爲國。後世狥私
而已。古人創法立制。與天下公共。凡以爲民耳。以利爲國。雖古法
之尚存者。亦皆轉而爲一已之計矣。本原不正。無往不失先王之
意。豈特爲關
之暴而已哉。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
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精義 程子曰易家人上九之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治家
之道。以正身爲本也。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
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已。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
吉者。能自反于其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尹
曰妻子至親且近而不能行。況可行
於他人乎。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大全 朱子曰身若不行道。則妻子無所取法。全無畏憚了。然猶可
使也。若使人不以道。則妻子亦不可使矣。○問不行於妻子。百事
不可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
否。曰然。○南軒張氏曰順理之事。則人易從。否則雖妻子亦不能使
之必從也。前言不躬行則無以化之。後言使之非道。則不
得而強之。然使之以道。而躬行未至。彼亦未必信從。均于不行而
已。是行道爲本也。然使行道者言之。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于一
事者也。古人謂進德者。必
考之于妻子。其是之謂與。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大全 慶源輔氏曰德貴蓄積。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亂之。若
夫挾一善一長。而自以爲足。而欲以遊於邪世。則鮮有不爲
其所亂者矣。然良農不患乎年之有凶。而惟患乎蓄積之不厚。君
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周。戰兢自持。死而後已。凡皆

以周其德也○新安陳氏曰積利厚者豐凶皆給積德厚者理亂皆正孟子不言利而此言之主周於德而言借以為喻而引起耳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眞情之發見矣葢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寔也慶源輔氏曰矯情者務勉于其大而難久至誠者不忽於其小而有常是以觀人之法不於所勉而于所忽人之誠與偽見矣所安即誠也○新安陳氏曰所安對所勉言勉強者多矯情於大而不免發露于小安焉者則貫小大皆出於眞寔也

或問 好名之人能讓國矣而不能忘情於小物何哉曰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人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眞情寔態乃發露於所忽易而不虞之地也

語類 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然若不是眞個能讓之人則於小處不覺發見矣葢好名之人本非眞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彊為之耳然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所謂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眞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徐孟寶問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曰會得東坡說得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否曰如此則能讓千乘之國只是好名至簞食豆羹見於色却是寔情也曰然曰如此說時好名大故未是好事在曰只李守約之祖光祖刪定曾如此說來某嘗把此一段對向為身死而不受一段為義葢前段是好名

之人於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慶源輔氏曰仁者德之首賢者總言其有德耳○新安陳氏曰仁賢分言則仁仁人也賢有德之人也合言則仁德之賢人也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禮必有義義即其所以爲是禮者之義也上下亂謂上僭下僭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如周禮九職任萬民是生之道九賦斂財賄是取之道九式節財用是用之道三者皆無無以開財源而節財流故財用不足○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南軒張氏曰信仁賢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社稷有所托奸宄有所憚國本植立而堅固矣有禮義則自身以及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上下序所謂治也有政事則先後綱目粲然具舉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焉此三者爲國之大要然信仁賢其本也信仁賢而後禮義興禮義興而後政事修雖三王之所以治亦不越是矣○新安陳氏曰禮義由賢者出爲政在人三者所以以仁賢爲本也何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耳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人同孟子不曰無仁賢而曰不信仁賢見仁賢信用之則有不信用則無此不信二字之深意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須看盜字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雲峯胡氏曰騁私智可以盜之於一時非至仁不能得之於悠久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之矣秦隋五代是也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慶源輔氏曰不仁而得天下如曹操司馬氏及五代之君皆是也鄒氏斷以得天下必如三代而後可此得孟子之旨矣

大全南軒張氏曰不仁而得國得其土地而已豈得其民心哉然是終可保乎孟子之言所當深味不可執辭以害意也後之

取天下而立國差久者其始所行亦必庶幾於仁不然雖得土地於一時亂亡亦相踵而至是其得也適以速其滅亡耳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壇壝爲畿封而樹之聚土曰封壝謂壇及堳埒也白虎通曰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方五色土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冒以黃土○周禮圖社稷壇相並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壝在四隅如矩曲尺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或問 民貴君輕之說得不啟後世簒奪之端乎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耳若不惟其是而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辭之不可借而所以啟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言乎

大全 趙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之之效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也○新安陳氏曰此以理言非以分言也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司馬法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是一丘爲十六井而一井爲九夫之地也今云十六井蓋有一萬四千四百畝爲一百四十四夫所受者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

置之。雲峯胡氏曰兩變置字不同。集註釋之亦異。變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置社稷者。改立其祀神之壇壝而非改立其神也、亦年不順成。雨暘不時曰不順、五穀不登曰不成、八蜡不通之意。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爲其食田鼠也。迎虎謂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或問變置社稷、程子以爲變其所配之人、諒乎、曰以湯變夏觀之、則固有其事、然初不爲水旱也、且以水旱之故不自省已而遽廢其配祭之人、於理亦有未安者。語類問伊川云勾龍配食於社、弃配食於稷、始以其有功於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夫二神之功、萬世所賴、旱乾水溢、一時之災、以一時之災、而遽忘萬世之功、可乎。曰變置社稷、非是易其人而祀之也。蓋言遷社稷壇壝於他處耳。若集註之說、則出於彭城陳無已之論、曰有爲句容令、多盜、改置社稷而加禮焉、既而盜止、愚竊以爲此或有合於古人之意、故取之以爲說焉、庶乎其少安也、

大全 南軒張氏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使其知民之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民、而闇主使民畏已、畏其民者昌、使民畏已者亡、驕亢自居、民雖迫於勢而憚之、然其心自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矣。○慶源輔氏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是君爲民而立也。世衰道微、至戰國時、爲君者不知其職、視民如草芥、而不知恤也、故孟子發此輕重之論、而并及夫社稷焉。蓋社稷亦爲民立故也。于是反覆明辨之、其丁寧緊切之意、可謂仁矣。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薰炙之也、餘見前篇

或問程子以爲夷惠聖人、傳者之誤、（精義有此說）今考之孟子之言此

者非一豈皆誤乎曰未必誤也其曰聖之淸聖之和則固不思不勉而從容自中矣但其所至出於一偏而不若孔子之備所以不得班於孔子耳曰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嘆仰之何也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世人之貪懦鄙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爲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如薑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於去病之功爲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熱者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爲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薑桂大黃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急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其意殆以此耶○評論譬曉確當不易然本草不重不足夷惠願學孔子意但贊美處自當有分寸

大全朱子曰孟子於二子論之詳矣雖以爲聖之淸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發爲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没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潛室陳氏曰伯夷柳下惠皆入聖來故其淸爲聖人之淸和爲聖人之和作用處與常人萬萬不侔但比孔子猶爲小成之聖耳○汪氏曰聖人達則澤及當時窮則風傳後世於此不及伊尹者夷惠不爲政於天下所可言者風而已伊尹異於是故不及之○雲峯胡氏曰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語類問合而言之道也曰只說仁不說人則此道理安頓何處。只說人不說仁則人者特一塊血肉耳必合將來說乃是道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尤延之云孟子仁也者人也下高麗本云然此說近是○新安陳氏曰若據此本則是合仁義禮智信言之皆道也且又見得仁義禮智兼信而言五常之道尤爲明備云）

或問所謂合而言之者其以人爲仁之謂乎曰楊氏之說如此矣非孟子之意也孟子此章但論仁與道之所以名耳故本文以言之爲說程子亦以率性謂道道是總名釋之也（精義程子曰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葢言人而不及仁則血氣物欲之私而已言仁而不卽人之身以明之則又徒爲虛言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不可倒說）然後仁之爲道可見葢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程子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亦此意也○程子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將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語類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此而已一心之間渾然天理動容周旋造次顛沛不可違也一違則私欲間乎其間爲不仁矣雖曰二物其寔一理葢仁卽心也不是心外別有仁也○仁者人也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盡君臣之義卽是道所謂合而言之者也○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因言仁字最難形容是個柔軟有知覺相酬接之意此須是自去體認切問而近思仁

在其中矣○問仁也者人也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將這仁與人合便是道程子謂此猶率性之謂道也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仁字有生意是言人之生道也中庸說仁字又容上言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已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

大全 朱氏公遷曰仁以天理言仁者人身之天理也子思以生理孟子以所以爲仁之理言子思欲人推之而有序孟子欲人體之而不違生理即天地生物之心所以爲人之理卽器中之道物中之則也中庸修道以仁以仁之全體言仁者人也以仁之名義言親親爲大以仁之事寔言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已見萬章下篇

大全 南軒張氏曰當其可即是道當去魯之時則遲遲其行爲道當去齊之時則接淅而行爲道孟子學孔子去齊也非父母國而有三宿出晝之濡滯何也孟子於宣王蓋有望焉故其去有眷眷不能已者夫其不能以已是固道之所在也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大全 慶源輔氏曰陳蔡之厄聖人之極否也是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何與焉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理頼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頼前漢季布贊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慶源輔氏曰大不理於口者言大爲衆口所訕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

蓋傳寫之誤憎字註作增字解新安直作憎字解則悖註矣故不錄

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栢舟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栢舟自比疑莊姜不見答於莊公而作其四章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及大雅緜之篇也此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七章以上專言太王事八章以下兼言文王事其八章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其九章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餘見上孟梁惠王篇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肆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如見囚於羑里是也○語類或問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此緜之八章孟子以是稱文王無足怪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邶風栢舟之詩何與孔子而以此稱孔子何也曰此不必疑如見毀于叔孫幾害于桓魋皆慍于羣小也辭則衛詩意似孔子之事故孟子以此言孔子總不必粘滯詩詞本旨○尹氏曰言人顧自處何如盡其在我而已尹氏上文曰文王孔子大聖人也不能免羣小之慍況其下者乎○東陽許氏曰此章言文王孔子雖有聖人之德亦不免爲衆口所謗訕而其所以處之者如此然人雖謗之終不能損其令名孟子意謂稽雖爲衆口所訕但當自修其德而已○新安說複尹氏刪之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尹氏下文曰欲以昏昏而使人昭昭未之有也○慶源輔氏曰以己昭昭使人昭昭者求之己也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者求之人也尹氏引大學之說當矣能明明德則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若不自明其德則如面牆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雖至近如妻子亦且不順況他人乎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閒
小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禮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精義 尹曰仁義人心之所固有安可舍其良心哉或作或輟而欲成德是茅塞之類也

大全 慶源輔氏曰禮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塞善端發處體察而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內爲氣習所蔽外爲物欲所誘而遂窒之矣○新安陳氏曰學問漸進則禮義日開學問纔止則理義日窒氣習物欲皆塞理義之心之茅也學問廢弛譬之茅又生而塞子之心矣高子爲人如前篇論小弁後章論禹文王之樂其固陋窒塞可見○東陽許氏曰山間之小徑倏然有人行而不斷即成大路少頃無人行則茅長而遂塞之學問之道才有間斷私欲便生而塞天理之路矣⊙朱氏公遷曰此因儆戒學者而以理義之心言之也失其本心人心有害放其良心放心不求皆是此類蓋情者不能自強慾者不能自克此其所以爲衆人也嘗論心之塞與放不同心馳於外而不知求則曰放心窒於中而不思通則曰塞高子之心病觀論詩論樂可見其固陋閉塞直不知用心於學問所以致此故孟子以茅塞箴之朱氏以與放心者類看則未嘗放心者任情縱欲如斬伐梏亡之類高子之塞不類此是
當有辨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按周禮考工記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蓋懸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於旋之上爲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獸名辟邪皆旋蟲之類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
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
城中之涂容九軌八尺爲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野度以步涂度以軌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應門二轍三個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車可散行故其

轍迹淺借淺以形深只重下以城門之軌喻禹樂非以城中之軌喻文樂也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借此以明鐘歷年久之譬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絶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先時齊國常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或問 發棠之說曰范氏言之詳矣范氏曰孟子在賓師之位方以仁義說齊王幸而聽其言故發棠邑之粟然而不行王政孟子言終不合及再饑孟子遂不復言度其不可言也然其所以止爲不可復之故者雖未可以臆說定顧其事勢則或然耳魯按此章不可復之故不必說王不用孟子即請復而王不聽方爲不可即再請再發亦有所不可何也孟子初請望王行王道也但王道之成如分里授田爲久遠之計固要需之五年七年方可冀其有成即王道之始因天地自然之利樽節愛養亦要朞月三年方能有濟而目前饑荒正所謂塗有餓殍而不知發者此時正有老稚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之患故孟子先爲此請以救目前之急而後王道之始王道之成可勸王次第舉行耳奈孟子已將王道陳于王前矣而王終不能用若復沾沾發粟爲歡虞小補之計以博齊人一日之歡豈君子識進退語默之宜哉此不可中之寔義也孟子既未明說借馮婦以寓意集註或問亦未明補大全諸儒亦僅以知幾守義言之不可寔義終未見得孟子未經說破固不必添入而學者不可不知也因爲拈出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

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大全 南軒張氏曰世固有勇于爲善事者不察夫義理之當然與否而必爲之蓋亦足以悅于流俗然發不中節有害于君子之道是皆馮婦之類耳學者其無惑乎衆之悅而有動哉審諸已而已矣○慶源輔氏曰齊人之所望于孟子者利也而孟子之所以自守者義也夫告君以發粟賑民是亦美事固君子所樂爲者但是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義不當復有所言耳君子之所爲與時變化不主故常惟義理如何耳豈狥其常所爲者以取人之屢快哉○新安陳氏曰勸王發倉賑饑仁也知時不可言而不言智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性之所欲此即食色性也之性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願即欲也命則天理之則也不可踰越其分限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

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新安陳氏曰此命字合理與氣言貧賤之安于分此以氣言也富貴而不過其則此以理言也

語類 孟子亦言氣質之性如口之於味也之類是也○敬之問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有命焉乃是聖人要人全其正性曰不然此分明說君子不謂性這性字便不全是就理上說夫口之欲食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如何是會恁地這固是天理之自然然理附於氣這許多却從血氣軀殼上發出來故君子不當以此爲主而以天命之理爲主都不把那個當事但看這理合如何有命焉有性焉此命字與性字是就理上說性也君子不謂性也命也君子不謂命也此性字與命字是就氣上說○又謂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所指謂何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如性相近之類此命字却合理與氣而言蓋五者之欲固是人欲

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者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之意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爲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

大全 朱氏公遷曰命兼理氣言貧賤而知有分則是氣富貴而知有品節則是理此性也有命之說不徇私以滅理是命於理者我能立之不縱欲以傷命是命於氣者我能立之此修身立命之說二章皆以理御氣以理制欲也又曰性自氣稟食色而言不謂性兼爲富貴貧賤者言之動心忍性專爲困窮患難者言之皆非特地論性而推其語意脉絡則所謂性者各有所指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 朱子曰横渠云云此命字恐作兩般看若作所稟之命則是嬰稟得智之淺者若作命分之命則是嬰偶蔽於此遂不知夫子此當作兩般看 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 朱子曰性也有命焉性字兼氣稟而言命也有性焉此性字專言其理○直卿云不謂性命章兩性字兩命字都不同上面性字是人心下面性字是道心上面命字是氣論富貴貧賤下面命字是理論智愚賢不肖○雲峯胡氏曰此命字專指氣而言然氣亦有二清濁美惡氣質之不齊也高下厚薄修短氣數之有異也 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 前重在命後重在性 以伸此而抑彼也 前則伸命以抑性後則伸

性以卻命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巳其言約而盡矣文集

答許順之書曰卩之于味云云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君子不謂之性而付命于天仁之于父子云云在我則有厚薄之稟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是以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巳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闕處

或問 所謂性命者何不同也曰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體則不過仁義禮智之理而巳其發則雖食色意欲之私亦無不本于是焉命則因天氣之厚薄而賦于人之名也不惟智愚賢否之所係雖貧富貴賤之所值亦無不由於是也此便兼氣稟氣數說故君子于食色意欲之私則不謂之性而安於貧富貴賤之有命于知愚賢否之殊則不謂之命而勉於仁義禮智之有性也曰然則此其專爲貧賤愚不肖者言之耶抑其通言之耶曰孟子之意似若專爲貧賤愚不肖而言者而其推之則亦無不通矣蓋富且貴者雖所求之必得而亦必有制度之節聖且賢者雖所稟之巳厚而亦未嘗不勉其所當勉也此通論全章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又自爲一說於義亦通指晏嬰知矣二句說其曰付命於天責成於巳者則語到而意切矣又不以薄而不修不以賤而不勉者亦善楊氏以性中本有聲色臭味之五者終亦未盡蓋推其所自而本于性則可以爲本有而直謂之性則不可此亦當深察也或問以五者之命皆謂所值之不同如舜之於瞽瞍則仁或不得於父子文王之於紂則義或不得於君臣孔子之於陽貨則禮或不得於賓主子貢不能聞一知十則智或不得于賢者孔子不得堯舜之位則聖人或不得于天道此皆命也然君子當勉其在巳者而不歸之命此說與張

合於義亦可通也按此說專主氣數而言當兼氣稟說正蒙張子有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命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語類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此命字有兩說一則以所稟言之一則以所値言之集註之說是以所稟言之淸而厚則仁之于父子也至若瞽瞍之於舜則薄於仁矣義之於君臣也盡若桀紂之于逢于則薄于義矣禮薄而至于賓主之失其歡智薄而至于賢者之不能盡知其極至于聖人之于天道有性之反之之不同如堯舜之盛德固備於天道若禹入聖域而不優則亦其稟之有未純處是皆所謂命也○或問聖人之於天道文勢與上文一否曰與上文一堯舜性之則盡矣湯武身之則未也○區兄問有性焉有命焉一段以上節性字爲氣稟之性以下節性字爲天命之性先生甚喜以爲某四十

歲方看透此段意思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限則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或問君子不謂性命曰論來口之於味目之于色耳之于聲鼻之於臭四肢之于安佚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于父子義之于君臣禮之于賓主智之于賢者聖人之于天道固是命然亦便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個心那得有兩樣只就他所主而言那個便喚做人心那個便喚做道心人心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聲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若以爲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須着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

孟子集註大全卷十四

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若以爲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可葢有性存焉須着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又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這雖說道性其寔這巳不是性之本原惟性中有此理故口必欲味耳必欲聲目必欲色鼻必欲臭四肢必欲安佚自然發出如此若本無此理口自不欲味耳自不欲聲目自不欲色鼻自不欲臭四肢自不欲安佚○或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賦予所謂天令之謂命也然命有兩般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稟不同也如所謂道之將行將廢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有以理言者天道流行付而在人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如所謂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之謂性是也二者皆天所付與故皆曰

命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氣字兼氣稟氣數此條以氣數亦作氣稟說此性字却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也所造之有淺有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由厚薄清濁之不同且如聖人之于天道如堯舜則是性之湯武則是身之禹則入聖域而不優此是合下所稟有清濁而所造有淺深不同此指氣稟言下又以氣數言仁之於父子如舜之遇瞽瞍義之于君臣如文王在羑里孔子不得位禮之于賓主如子敖以孟子爲簡智之於賢者如晏嬰智矣而不知孔子此是合下來所稟有厚薄而所遇有應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大抵孟子此語是各就其所重言之所以伸此而抑彼如論語所說審富貴而安貧賤之意張子所謂養則付

命於天道則責成于已是也。然又自要看得活道理不是死的物。在人自着力也。○堯卿問君子不謂性命章前段說性是物欲之性命是命分後段說性是仁義禮智之性命是稟賦之命似各不同曰只是一般此亦不難解有甚玄妙只將自家身看便見且如嗜芻豢而厭藜藿是性如此然芻豢分無可得只得且吃藜藿如父子有親有相愛底亦有不相愛底有相愛深底亦有相愛淺底這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强以至其厚此以理制氣稟之命在彼有薄處吾當致厚感化得他亦厚此以理制氣數之命如瞽瞍之頑舜便能使烝烝乂不格姦叔器問瞽瞍之惡彰彰于天下後世舜何以謂之大孝曰公且自與他畫策瞽瞍頑嚚天知地聞舜如何掩得且說今過瞽瞍之父公便要如何○君子不謂性命一章只要遏人欲存天理前一節人以為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人以為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修所以孟子到人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或曰先生嘗言前段要輕看後段要重看曰固有此理想曾言之

文集吳伯豐問曰聖人之於天道必大嘗疑此句比上文義例似於倒置伏蒙批誨云上字在我其下乃所得所施之不同如此立說亦不為倒必大今試釋之曰仁之所施厚於父子義之所施盡於君臣禮之所施恭於賓主之際智之所施哲於賢否之辨聖人之所得全夫天理之粹若如此解固未為倒但似終費注脚斡旋之力又仁義禮智四字謂之在我可也若以此例說聖人二字意亦未安曰聖人以身言豈非在我天道以理言豈非所得按聖人之於天道自當與上四句一例看註中兼清濁厚薄反正通釋之或問語類以堯舜湯武分性反定証之最明透見同是聖人性反不同安勉各異其於天道有自然脗合而無間者有勉强期其脗合無間者氣稟氣數雖有不齊要當以性矯命同歸於脗合無間焉方是君子立命之學

大全潛室陳氏曰。世人以上五者爲性。則見血氣而不見道理。以下五者爲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於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孟子於常人說性處。却以命言。則人之於耆慾。雖所同有。却有品節限制。不可必得。而人心安矣。於常人說命處。却以性言。則人之於義理。其氣稟雖有清濁不齊。須是着力自做工夫。不可專委之天。而道心顯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朱子曰。可欲只是說這人可愛也。○問可欲之善。曰爲君仁。爲臣敬。爲父慈。爲子孝是也。外是而求則非。○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爲已之欲。如書所謂敬修其可願之意。獨集註不然。可欲是別人以爲可欲。蓋若以爲已之欲。則說得太輕。且人之欲。有善惡之不同故也。

或問○曰。善者人之所欲。惡者人之所惡。其爲人也。處心造事。行已接物。凡其所爲。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是可謂善人矣。然此或其天質之美。或其知及而勉慕焉。未必其眞以爲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一旦脫然有以眞知其善之在已。句句當承善說而不得不然。決定眞實。而無一毫虛僞之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然亦足以自信於心而已。未必其行之充足飽滿。而無歉於身也。然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自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淸和淳懿。而無不善之雜。則是所謂美人者也。然亦足以充於其內而已。而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而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

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睟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然大而不化則其所謂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且將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至於是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制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雖非思勉之所及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曰如子之說然程子張子之言可欲則皆以其理言之若與子異何也曰固也自理而言則凡可欲而不可惡者皆善之理也自人而言則亦必其知其理而志之之後得如是之人也二先生之以理言欲學者知是理而志之以求爲如是之人耳有志於學者不可以不熟考而深思之也但如其言則於文義微有不協使可欲一句若無寔者故張子又有善信二句離則不可之說葢推其文義終有所未安也故愚竊獨以人言之庶幾不失其文義而其理則固未嘗有違也抑張子之言又曰求仁必於未惻隱之前明善必於未可欲之際則欲學者用力於平日涵養之功非欲使人求之恍惚窈冥之際也曰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餔歠從子敖先舘舍後長者何也曰言在二者之中則有餘於善而不足于信矣此其所以未免於程子所謂受變於俗者與

語類可欲之謂善人之所同愛而目爲好人者謂之善人葢善者人所同欲惡者人所同惡其爲人也有可欲而無可惡則可謂之善人也○問可欲之謂善若作人去欲他恐與有諸己之謂信不相協葢有諸己是說樂正子身上事可欲却做人說恐未安曰此便是他有可欲處人便欲他豈不是渠身上事與下句非不相協○問可欲之謂善曰横渠說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葢可欲底便是善可惡底便是惡若是好善又好惡却如何得有諸己此語脉亦不必深求只是指人說又問至大而化之皆是指人否曰皆是又問只自善推去否曰固是須是有人善方推得譬如合一藥須先有眞藥材然後和合羅碾得來成藥若是藥材不眞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大凡諸人解義理只知求向上去不肯平實放下去求惟程子說得平寔然平寔中其義自深遠如中庸中解動則變變則化只是就外面說其他人解得太高葢義理本平易却被人求得深了只如明則誠矣誠則明矣横渠皆說在裏面若用都收入裏面裏面却没許多節次安着不得若要強安排便須百般撰合都没是處○善人只是渾全一箇好人都可愛可欲更無些憎嫌處問如此則惟己到善人地位者乃可當之若學者可欲爲善當如何用工曰可欲只是都無可憎惡處學者必欲於善字上求用工處但莫做可憎可惡事便了○又曰善信美大聖神是六等人可欲之謂善是說資禀好可欲是別人以爲可欲有諸己之謂信是說學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張子又曰善人欲仁而未致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入聖人之室也○慶源輔氏曰善固多端故集註言凡所謂善以該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表裏誠實無一毫勉强假托之意也

語類 善人能無惡矣然未必能不失也必真知其善之當然而實有於己然後能不失信者實有於己而不失之謂○問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曰善人只是資質好底人孔子所謂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是也是箇都無惡底人亦不知得如何是善只是自是箇好人而已有諸己之謂信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充實之謂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滿積實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如公等說活都是去外面旋討箇善來栽培放這裏都是有待於外如仁我本有這仁却不曾知得却去旋討箇仁來註解了方曉得這是仁方堅執之而不失如義我元有這義却不曾知得却旋去討箇義來註解了方曉得這是義堅守之而勿失這都是有待於外無待於外底他善都是裏面流出來韓文公所謂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是也有待於外底如伊川所謂富人多寶貧人借看之喻是也又曰可欲之謂善如人有百萬貫錢世界他都不知得只認有錢使有屋住有飯吃有衣着而已有諸己之謂信則知得我有許多田地有許多步畝有許多金銀珠玉是如何營運是從那裏來盡得知了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慶源輔氏曰有諸己則已是知至意誠之事然又須見於踐履方得故云力行其善至於充滿其量畜積誠實然後美在其中而無所待於外矣

語類 問充實之謂美充實云者始信有是善而已今乃充而實之非美乎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此當連下句解此之謂也充實而有光輝云者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故此有所形見彼有所觀覩非大乎孟子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此之謂也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慶源輔氏曰大則形見於外矣故集註以德業至盛不可加言之

精義 程子曰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又曰中庸言其次致曲以至著則明謂之光輝之時也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慶源輔氏曰大則猶可以目見而指言至於化則無迹不可以目見不可以言傳無待於思維無假於勉强從容自然與道爲一而非人之智力所能及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語類 古人用聖字有兩樣大而化之之謂聖是一般如智仁聖義之聖只通明亦謂之聖

精義 程子曰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而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利用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智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天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寔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

大全 雙峯饒氏曰生知安行是性之之聖大而化之是反之之聖○朱氏公遷曰聖以全體至極言亦曰專言之者凡言資質

德性。與衆人異者。性之之聖也。自學者推之以至其極者。此說反之之聖也。孔子以性之之聖。而加反之之功。斯所以爲性之之至也。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語類 問可欲之謂善至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曰善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有可喜可欲之善。有諸己之謂信。眞箇有此善。若不有諸己。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深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見於外。化則化其大之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若孔子無迹只是人捉摸不着。

精義 程子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瓶以至斲輪。誠至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弄瓶始於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

大全 南軒張氏曰本領在可欲之善。信者信此者也。美者美此者也。大則充此而有光輝也。化則爲聖。而其不可知。則神也。至於聖且神。其體亦不外此而已。又曰可欲之善。聖人之事備焉。人生而靜。皆具此體。至於化而聖。然後爲全盡純於此者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朱子曰未必皆實有諸己。故不免有失錯處。○慶源輔氏曰意者樂正子雖能明善。而亦工夫未到。於善未誠。使其誠有諸己。則於從子敖之事。當如惡惡臭。而自不向邇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新安陳氏曰樂正子資質純粹。畧似顏子。故橫渠引此立論。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慶源

輔氏曰張子并顔子言之見學之不可已如此○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

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

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慶源輔氏曰程子又發明學者只要有諸

已有諸已則止不得自然䟦將去故美且大可以馴致不然徒知其善而若存若亡則為流俗所變而終亦必亡之矣○新安陳氏

曰此條重在有諸已之信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

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雲峯胡氏曰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四字善者人心之天理

始而為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終而為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高虛惟在乎寔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耳○新

安陳氏曰自善信至聖神高下固懸殊矣然雖聖神之極致亦不外乎自善信而充之生知安行之聖人固不必由科級而進學知

利行以下之希聖未有不由科級而進者可欲之善眞能有諸已勉勉循循充而擴之以至於極雖比性之之聖有生熟之不同豈

有不能如身之之聖者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畧如此歸

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或問逃墨逃楊果若是其有序與抑其偶然言之無先後也曰張

子之言則固以為有彼善於此之意然亦未可知也

大全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偽

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南軒張氏曰兼

愛者棄本而外馳為我者狹隘而私勝墨之比楊猶奢之

比儉自為者固非猶愈於兼愛之泛也泛者尤難反耳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

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

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

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雲峯胡氏曰於異端拒之甚嚴者。至正不可以容邪。義之盡也。求歸待之甚恕者。至大可以容小。仁之至也。於此可見聖賢至正至大之心矣。

【精義】尹曰聖賢不爲已甚者。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織麻曰布析絲曰縷五畝之宅匹婦所蠶也其成在夏故夏征之、粟米取之於秋帶殼曰粟去殼曰米粟米出於百畝之田匹夫所耕其成在秋故秋征之、力役取之於冬力役出於同井之家丁男所賦也至冬有暇始征之力役有二其一軍賦以冬而更番其一工賦以冬而應役徭役則在軍賦之中雇役則從工賦之便皆力役之征也、當各以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新安陳氏曰用其二、一時并用二端也、用其三、一時并取其三也、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問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周禮皆取之而孟子言用其一而緩其二朱子乃有夏秋之辨夫夏秋之說始出於唐不知何所據而

云潛室陳氏曰緩非廢其征但不作一時併征之耳。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繭稅。孟秋農乃登穀始收穀布縷征之夏粟米征之秋乃古法。若唐分兩稅始於德宗。楊炎非止布縷粟米之征乃是取大曆十四年應收賦斂之數併而爲兩稅名同寔異失孟子之意矣

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慶源輔氏曰此孟子言之以警夫取民無度者。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大全】新安陳氏曰諸侯寶人民而善政事以治之則有人有土而常爲吾寶矣。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

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語類】盆成括恃才妄作謂不循理了硬要胡做

【精義】尹氏曰小有才智昧於義理鮮能免於殺身之禍

【大全】南軒張氏曰不聞道則爲才所役道者義理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才有所不敢恃矣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爲人害惟無所本而徒用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病已甚至有取殺之道又不若魯鈍無才之愈也（下側重用人邊是帶說）小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爲國者乃信而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慶源輔氏曰才出於氣而有限才本是小道原於性而無方道本自大況曰小有才則又才之小者也不達義理而惟才是逞則行險僥倖無所不至不至於顚覆不已也（上論括是正旨下論孟子之料括是餘意）孟子之言但述其理之當然耳不以是爲奇中也學者不達而以是爲奇則必以料事爲明而駸駸然入於逆詐億不信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大全】慶源輔氏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者與人爲善之公也至於孺悲欲見則辭以疾滕更在門則不見答又義之所當然也然教亦固在其中矣（此俱是言外餘論）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或問 ○曰張子呂氏皆得之、呂曰凡人之心於所愛子弟親戚皆有不忍害之之心但能達此心施之於其所忍所忍者謂他人也推己愛親戚之心達之於他人推愛人之心達之於禽獸則是仁也凡人之心自非元惡大憝如穿踰爲盜皆知其不爲但能達此心其他所欲爲而不合於義者皆不爲則是義也達者舉此心加諸彼充者充己性之所有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不能充之則不能仁民愛物故擴而充之此惻隱無欲害人之心則仁不可勝用言仁有餘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不能充之雖不爲穿踰小盜萬鍾之祿則不辨禮義而受故擴而充之此羞惡不爲穿踰之心則義不可勝用言義有餘也餂取物也未可以言而言則是以言餂取人之心也知其可以言餂動其心故也如蔡澤未見應侯先宣言而激怒也可以言而不言則反以不言餂取人之心也知其可以不言動其心故也如商鞅知秦孝公意在强國而不言强國也穿踰者不必穿人之墻踰人之屋以竊取其貨財但觀人之顏色窺測人心之向背或順人之言或激人之意抵巇伺隙以取財利皆是穿踰之類也但呂氏說爾汝之實與仁畧義詳者恐未然爾汝集註已言之仁義之詳畧則不忍之心與害人之心易見而羞惡之心穿踰之類多端故彼畧而此詳欲其於此有以識其推擴之端耳

語類 問此章前面雙關說仁義後面却專說義如何曰前一截是衆人所共曉到這後又却細密難曉故詳說之又問莫有淺深否曰後面也是漸漸較密

大全 慶源輔氏曰不忍者惻隱之事也不爲者羞惡之事也是皆本於性發於情而統於心人之所固有者也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必失其正而不能統夫性與情故有所當發而不發亦有所不當發而反發遂至於其所不忍者或有時而忍於其所不爲者或有時而爲而性亦從而牿亡之矣今敎之以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推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如是則心得其職情得其正而性之所以爲仁義者得矣○西山眞氏曰有所不忍不爲者此心之正也能卽是心而推之雖所忍者亦不忍卽仁也雖所爲者亦不爲卽義也○勿齋陳氏曰推廣善端滿其所受是之謂充理無不通行無不得是之謂達理無不通以心言行無不達以事言

賜也達下學而上達君子上達慮患也深故達皆理無不通也家邦必達欲速則不達達不離道達道達德不成章不達達之天下皆行無不得也授之以政不達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則兼心與理言之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充滿也穿穿穴窬踰墻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新安陳氏曰達如導水自畎澮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於其中也惟達而後能充如擴而充之之意

大全朱子曰此心之量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皆是未足以充其本然之量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因前說而教人以充滿其本然之量也無欲害人之心即是所不忍無穿窬之心即是所不爲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欲害人之心量推所不爲以達於其所爲然後能充滿其無穿窬之心量能充滿其心量則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勝用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寔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語類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又云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此兩條與本註意合○叔器問充無受爾汝之寔曰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惡不仁而不能使不仁者不加乎其身便是不能充無受爾汝之寔此下三條

與本註有隱顯之別。本註不善會之易涉意氣用事。故有此三條。全從義理上說有反躬克已工夫在。○問集註云實誠也無肯受爾汝之實者羞惡之誠也須是自治其人無不謹然後無爾汝之稱否曰這些子註中解得不分曉記得舊時解得好郤因後來改來改去不分曉了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於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我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自有未是處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新安陳氏曰朱子此條乃用趙註之說。與集註不同。蓋謂惡爾汝之名。是惡人之輕已也。反身而去其可輕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寔也。人能充滿其無受爾汝之寔行。則所爲無往非義矣。○問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曰某舊說恐未然看來人皆恐爾汝之名須是充此心使無受爾汝之實又曰須是就惡其名處充到那無受爾汝之實處則無所往而不爲義矣如今向前惡穿窬之名而背後郤爲穿窬便有穿窬之實須是無穿窬之實始得莊仲問伊川爲東坡所玩侮是如何曰只是倒看了充無受爾汝之實孔子之伐木削迹不成也是有受爾汝之實可見又要活看

大全 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雖微而理愈密夫人不受爾汝之稱。皆是羞惡之實心。存養之不加。體察之不至。此兼動靜說則不受之。雖有得於此。而或則失於彼。亦不能充滿其實心之量。而義有時而不行矣。惟能推所不受而達之於所受。而無所滲漏。然後能充滿其無受爾汝實心之量。無所適而非義也。此條合註意。按作家亦有兼用其說者。因大註原可渾括語類之說。故或主大註。或主語類。或兼叅其說。亦非偏陂騎牆之見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卽此意也便佞未可以言而言隱默可以言而不言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

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語類 問餂者探取之意猶言探試之探否曰餂是鉤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强說幾句要去動人要去悅人是以言餂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須故爲隱難要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餂之也又問政使當言而言苟有悅人之意是亦穿窬之類否曰固是這穿窬之心便是那受爾汝之實又問此章首言仁義而後專言義者何也曰仁只是一路不過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義却頭項多又問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就至粗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說入至細處否曰然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這田地功夫大段周密了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爲義也使行已有一毫未盡便不能無受爾汝之實矣達者推也是展去充塡滿也塡塞教滿又曰此段最好看

大全 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之微而理之密又有甚於前者故以士言之夫不爲穿窬無受爾汝在士則有所不必道然一語一默之微發於計較安排而有意探取於人則是亦穿窬之類故集註亦以爲其事隱微人所易忽故特舉以見例必推無穿窬之心而達之於此類至纖至悉處亦不容有不盡方始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其義亦精矣○雲峯胡氏曰孟子首篇曰善推其所爲欲齊王即其不忍之心而推之也末篇曰達曰充欲人皆即其有所不忍不爲之心而達之充之也擴此心之用無少壅遏則謂之達滿此心之量無少欠缺則謂之充集註論此達與充二字而推之一字凡五及之達者推之始充者推之終也不推不能達不達不能充集註可謂能發孟子始終敎人之本旨矣先儒云孟子平生工夫受用處只是善推其所爲一句耳非朱子孰能發之哉所以集註論達字充字節節俱本推字說○新安陳氏曰此章後二節单言義無受爾汝之實正其行也戒以言不言餂之正其言也正其言行以充其羞惡之心乃於稱謂語默日用之常事以求義之精焉語曰色厲内荏其猶穿窬與表記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皆可以充廣此義所當叅玩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古人視不下於帶 記曲禮下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 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或問○曰不知道者務為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味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也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泛濫而少成事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曰諸説如何曰皆得之 精義呂曰君子之言至近而指意深遠則可謂善言也所守至約而德施廣博則可謂善道也不下帶者近在目前也君子之言近在目前而道德存焉者言近而指遠也修之一身可謂約矣身正則物正而天下平此守約而施博也君子治身如農夫治田除草曰芸農夫治田必除其草則苗可長君子治身必去其惡則德可進人之患在於不治己而治人不責己而責人譬如農夫舍己之田治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責人深也所以自任者輕責己薄也

語類言近指遠守約施博四方八面皆看得見此理本是遠近博約如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一但隨許多頭面去說又不可不逐頭面理會也○時可問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不下帶或作心說曰所謂心者是指箇潛天潛地底說還只是中間一塊肉底是若作心說恐未是

大全慶源輔氏曰言近而指遠故測之而益深窮之而愈遠是君子教人之事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所謂指遠者固存乎近所謂博施者固存乎約也不下帶而道存言近而指遠也蓋其所言只其身中事在

目前者耳而至理初不外是也修身而天下平守約而施博也修身則本立由是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皆其所推耳○慶源輔氏曰守約施博故推之而無不準動之而無不化是君子治天下之事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大全 南軒張氏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身而治人之譬也不務在己者而責諸人其自任亦輕矣盖不知一身爲天下之本故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壞不假修爲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盖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者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或問 ○曰程子至矣其論堯舜禹湯文武一條尤有功精義程子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是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其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者兼夫經德不回以下而言聖人之事行法俟命朝聞夕死者以言進學之方也此其等級明矣呂侍講說詳實呂曰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堯舜也學而知之利而行之湯武也君子內有其德則外有其容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故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論語鄉黨篇記孔子之容正皆盛德之至也經常也回邪也干求也君子常一其德不爲回邪不欺鬼神不愧屋漏所以誠意正心非求福祿也哭死者或以德或以親哭之以哀非爲生者爲禮也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哀發於誠心是以慟而不自知此非爲生者也言語必信所以存誠不欲欺人非以正行爲名也仁義禮智君子之法也法在己命在天君子修其在己者聽其在天者故曰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呂正字說皆精密見集註謝氏所謂當然而爲之謝曰天理當然而已

矣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爲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及楊氏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出於誠心之自然非爲人也其說亦善尹氏不論性之之德而專言反之之功其意亦善尹曰反之者修爲而復性也反之而至于動容周旋中禮則至矣行法者在己命則聽之而已不以係乎己也惟能反之者爲然而語有未到讀者審擇而精思焉可也然是理也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武侯言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外此則亦寂寥而無聞矣斯道之傳不傳考之於此其亦可見也夫

語類 湯武固皆反之但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功恐更精密又如湯誓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詞氣亦不同史記但書湯放桀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又曰湯有慚德如武王恐亦未必有此意也細較固如此然不重分別湯武優劣

大全 朱氏公遷曰此以德性言聖人身之兼用功而言反之舉成功而言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又曰此性字以天理自然而言非指性而言也乃所以性其性也但性之性者是性其性誠明之性是性其誠指其人而言曰性者自其率性而言曰性之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慶源輔氏曰若有意於中則必有勉强持守之意力懈意弛則必有所不中者矣又曰三者特舉聖人之庸行人之所易曉者以例其餘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豈有意而爲之者哉故集註斷以爲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語類或問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信言語以正行莫無害否曰言語在所當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所爲而然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 新安陳氏曰惟聞道故生順死安雖夕死亦可惟行法故禍福皆一聽天命其意相類 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 新安陳氏曰以法與命移上聖人說聖人從容中道身即爲度法由我立與天爲徒命由我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吉凶如書云自作元命唐李泌云君相造命是也 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語類聖人是人與法爲一已與天爲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爲一已未與天爲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法者凡古聖賢之所制皆是也蓋莫非天理之當然如爲君而仁爲臣而敬子孝父慈皆是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聽天所命我皆在所不計所謂俟命也雖未能如聖人之安行自然已非有爲而爲之者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朱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慶源輔氏曰若不藐視之則是爲其巍巍者所動矣志氣一有所懾怯則必不能展盡底蘊剛强者有懷或不敢盡柔弱者則必至於變其所欲言而反徇之

或問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何也曰呂侍講敷陳詳實反復懇至尤得告君之體其曰藐之所以敬之則所以發孟子言外之意

者盡矣精義呂曰大人謂當時之尊貴也所爲多非先王之制以
道觀之不足畏也故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富
貴之勢則氣舒意展言語得盡大人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此宮室
過侈非先王之制我得志不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此食色
過數非先王之制我得志不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
此酣酒嗜音外作禽荒非先王之制我得志不爲也在彼者居處
過制奉養非度動靜失禮皆我所不爲也在我所行者居之以仁
由之以義節之以禮和之以樂皆古聖人所制之法也我心何爲
畏彼人乎哉孟子之意所言在我者道耳在彼者勢矣道與勢孰
重藐之所以伸道然則孔子曰畏大人何謂也大人有道則不嚴
而尊不動而威此孔子之所畏也若夫無道在上以富貴自驕大
其聲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晏然自以爲如日之在天殊不念人心
將離而富貴之勢將去矣君子有憂世之心欲援天下之溺乃定
心定氣條陳性命之理道德之要古今成敗之機國家安危之策
以說其大人庶幾感悟格其非心此孟子所謂藐之也藐之所以
欽之也故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
也謝楊氏以孔孟之分而言則學者所當知也謝曰孔子與上大夫言便誾誾如也
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
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强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
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叅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然予嘗以爲後世之畏大人非畏大

人也畏其巍巍然而已也故進而君公之退而爾汝之孟子之藐
大人也不視其巍巍然者而已矣故雖不肯枉尺而直尋而齊人
之所敬王莫孟子如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
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拘束勿畏其巍巍然爾若夫
君子以禮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敬豈特於大人而反藐之哉附尹
曰內重則外輕或問孔子畏大人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如何曰孟子方其陳說君前不直則道不見故藐之若其平居則其胸中亦
未嘗不畏且敬也曰藐者止是不以其貴顯威嚴爲事而懾非謂便視他作無物也
【語類】敬之問說大人則藐之章曰這爲世上有人把大人許多崇
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耳集註說自分明論語說
畏大人此却說藐大人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不是藐他只
是藐他許多堂高數仞榱題數尺之類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不重貶孟子。孟子處戰國之勢。又與孔子處春秋不同。

大全 南軒張氏曰藐讀如耽左氏曰以是藐諸孤藐小之也小之者小其所挾也視其巍巍然則動於中動於中則慕在彼之勢而屈在我之義矣使在我不知古制之守則爲其巍巍然所動矣故程子曰內重則見外之輕得深則見誘之小後之爲士者惟不知古制之是守故未得志則有所慕既得志則行其所慕逐欲不已以爲天下害士必寡欲而後能守古制守古制而後知自重知自重而後不爲勢所屈使其身用而道行則生民受其福矣○慶源輔氏曰孟子有泰山巖巖然之氣象便是指此等處而言也

若聖人則大而化之泯然不見其大之迹故不至如此然非聖人覺此而不爲也德盛仁熟大而化之則自然不至有此等氣象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朱子曰集註云云多字對寡字說才要多些子便是欲。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慶源輔氏曰程子又極其微而言之學者須是於欲有所向處便加克治若待其張也則加難矣。

或問 養心寡欲之說曰程子至矣而其曰不必沉溺者尤啓呂侍講所謂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其亦善矣精義呂曰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常寧矣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自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焉者牿亡之謂也寡欲之人操其心而存之無有牿亡之患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則妄動而無節妄作而

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焉故雖有存焉寡矣呂說前段有此亦可觀○曰周子之言不止於寡而存者奈何周子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曰語其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也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語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是以周子之說於此爲有相發之功焉此兼不可臘等而進不可半塗而廢意說

語類問養心莫善於寡欲曰緊要在寡字多字看那事又要這事又要便是多欲○養心莫善於寡欲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可見聲色貨利之類不止言寡○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爲消長分數其爲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爲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是天理分數少也○敬之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曰固是若眼前事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貪要這箇又要那箇未必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欲字說得周密且如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學做詩這心一齊都出外了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處用其心也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自合如是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閒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且看從古作爲文章之士可以傳之不朽者今看來那箇唤做知道自左史以及八家文固美矣謂之知道則未也也是此初心下只趨向那邊都是做外去了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

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財只爲要存此心觀
旅獒之書一箇獒受了有甚大事而反覆切諫以此欲之可畏無
小大皆不可忽○敬之問寡欲曰未說到事只是纔有意在上面
便是欲便是動自家心欲字說得深細東坡云君子可以寓意於物不可
以留意於物這說得不是纔說寓意便不得人好寫字見壁間有
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好畫見掛畫軸便須要識美惡這都是欲
這皆足以爲心病某前日病中閒坐無可看偶中堂掛幾軸畫才
開眼便要看他心下便走出在那上因思與其將心在他上何似
閉着眼坐得此心寧靜子善問如夏葛冬裘渴飮飢食此理所當
然才是葛必欲精細食必欲飽美這便是欲曰孟子說寡欲如今
且要得寡漸至於無

大全南軒張氏曰寡欲爲養心之要然人固有天資寡欲者有天
資多欲者其爲人寡欲則不存者寡多欲則存焉者寡以是
知養心莫善於寡欲也此從下兩句倒入首句存者謂其心之不
外馳也雖然天資寡欲之人不存固寡然不知存其存則亦莫之
能充也若學者以寡欲爲要則當存養擴充由寡欲以至於無欲
則其清明高遠者爲無窮矣此推寡欲後一層工夫○勉齋黃氏
曰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
存亡决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
人惟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内隨感
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
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爲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
然非眞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
知又所以爲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此補寡欲前一層
工夫此論寡欲對粗淺人說若對有學問人說當如程子說及語
類諸條○雲峯胡氏曰孟子一書三養字皆切要語曰養氣曰養
性曰養心合而觀之氣生於理善養氣者在養性理具於心善養
性者在養心心汨於欲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
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理存氣不必言矣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朱子曰羊棗只是北邊小棗如羊矢大者曾子以父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嗜之。父没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大全勿軒熊氏曰須看不忍字重。母没而桮棬不能飲。不忍故也。不忍字是通章伏案。不容徑盡。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爲膾、詳見膾不厭細章　炙、炙肉也、

精義呂曰孝子之於親。生則致其養。終則致其哀。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曾晳嗜羊棗。而曾子忍食之乎。夫膾炙非不美也。天下之所同嗜也。羊棗非天下之所共美也。曾晳獨嗜者也。以曾子之孝。豈不能忘口腹之欲。而孜孜膾炙哉。思其生平所獨嗜者。故食膾炙而不食羊棗也。猶諱名不諱姓。諱其所獨而不諱其所同也。

大全朱氏公遷曰此章據其事實而追論之。先君子梧岡先生曰曾子之孝。見於論孟者凡三章。養曾晳見其順親志。啓手足見其重遺體。養志是生能致其養。不食羊棗是没能盡其思。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畧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慶源輔氏曰志大謂狂。畧於事謂簡。如曾點異乎三子者之撰。則志大而畧於事可知。直欲躐乎聖人之樂處。則期望高遠可知。終不肯做下學工夫。後至於臨人之喪而歌。不能改其舊可知。狂簡二字又該括得下兩句。進取即是志大。不忘其初即是畧於事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戸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 莊子太宗師篇子桑戸孟子反子琴張相與爲友子桑戸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行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戸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晳見前篇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 禮檀弓云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脫齊衰而入見曰斯禮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脫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語類 問孔門狂者如曾晳琴張輩是也如子路子夏輩亦可謂之獧者乎曰孔門亦有狂不成狂獧不成獧如冉求之類是也至於曾晳誠狂者也只爭一撮地便流爲莊周之徒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 新安陳氏曰志大言大動輒慕古狂故也平考其行行不掩言簡故也 程子曰曾晳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慶源輔氏曰曾晳之志固不止於如此然其不屑於事爲其志直欲徑探乎聖人之樂處則與所謂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之意亦不相遠而其行有不能掩其言者則又自有所不可誣也故集註取程子之說以釋之夫子與之者是與其志大言大也便是堯舜氣象者是亦所謂古之人古之人之類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新安陳氏曰以不善為不潔而不屑為之也

大全 朱子曰狂者知之過獧者行之過南軒張氏曰中庸云知者過之其狂者與賢者過之其狷者與鄉原則所謂小人之中庸也○慶源輔氏曰狂者是合下氣質高明便是有所見者狷者是合下氣質貞固便是有所守者狂者則於知上所得分數多狷者則於行上所得分數多聖門學者必皆中與和合德知與行並進然後為貴所謂中道者是也此等人既不可得故不得已而與夫狂狷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愨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荀子榮辱篇孝悌愿愨以敦比其事業富國篇其臣主百吏汙者皆化而修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愨是明主之功也正論篇主端誠則下愿愨上公正則下易直矣○語類朱子曰鄉原原與愿同荀子原愨註讀作愿是也觀孟子意是言好不是言不好荀子說他好孟子是說他不好此須善會之然此一等人只是如此了自是不可進了故鄉里所謂原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慶源輔氏曰先儒皆以原為善不惟無所據又既謂之善人則不應以為德之賊故集註引荀子以為証以原為愿且曰鄉人無知其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原字固淺狹又鄉人以為原則亦非真愿者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

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凉凉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以上皆釋鄉原之言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遠廟曰祧奄如今之宦者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語類問鄉原之義曰原字與愿字同義以其務爲謹愿不欲忤物以取容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已所見所得與天理之是非彼狂者嘐嘐然以古人爲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爲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是爲已不爲他人彼鄉原便反而笑之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言古之人此是鄉原笑狂者也行何爲踽踽凉凉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笑狷者也彼其寔所向則是閹然媚於世而已孔子以他心一向外馳更不反已故以爲德之賊而孟子又以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大全朱子曰鄉原者爲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眞鄉原也慶源輔氏曰閹然媚於世此是鄉原之隱情匿志孟子說破其情狀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擧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

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舉櫱舉其失也。欲刺之則無可刺也。刺細數其失也。二句以處已言。流俗者風俗頽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流俗狹。汙世廣。二句以處人言。非忠信而似忠信以存心言。非廉潔而似廉潔以制行言。○呂氏本說曰流俗者。王者不行。風俗頽靡。如水之順流而俱下。若獨以爲不然。獨以爲不善。則必見非於流俗。而鄉原乃與之同。汙世者。王道不明。而人所見者汙下。若衆人皆濁而已獨清。則必得罪於汙世。而鄉原乃與之合。非忠信而似忠信。故非之無可舉之非。非廉潔而似廉潔。故刺之無可刺之惡。但浮沉俯仰以同流俗。合汙世而已。故汙世流俗之衆皆悅之也

大全 朱子曰狂者所見過於高遠而行不到。狷者能力行而見有所不逮。二者皆可收拾入來。至於鄉原。則孟子斷然以爲德之賊者。葢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使其回頭來却未可知。只爲他自以爲是。既把來做是了便休。是以終身爲原人而

孟子以爲德之賊也。南軒張氏曰此數句極鄉原之情狀。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言其善自鏑飾。流俗能同。汙世能合。言其無所執守也。以忠信廉潔曰似。則非眞矣。衆皆悅之。則異乎鄉人之善者好之矣。自以爲是。所以卒爲鄉原而不可反也。堯舜之道。大中至正。天理之存乎人心者也。此所謂善也。若鄉原善斯可矣。則出於一已之私。竊善之似而已。異端之於正道。如黑與白。本不足以賊德。惟道之不明。世俗之見易以溺惑。故以爲德之賊也。○慶源輔氏曰鄉原既欲人以爲謹愿。故同乎流俗而不敢自異。合乎汙世而不能自拔。故衆皆悅之。自以爲是。則又迷而不知反。故不可與入堯舜大中至正眞寔之道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寔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愿不狂不獧。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寔非也。

故惡其亂德。慶源輔氏曰佞者有口才能辨說故以為才智之稱惟其能言則其說多似善而寔不然故以為害義巧言之人徒尚口而初無誠寔故以為害信鄉原既譏狂者故不狂又譏獧者故不獧衆皆悅之故人皆以為善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寔非此聖人所以恐其亂德而深惡之據論語所載亦與此不同雖有詳畧然其惡似而非之意則一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經只是倫常日用常行的道理。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新安陳氏曰邪慝不止是鄉原如楊墨皆是以此章言則指鄉原故云鄉原之屬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吳氏曰回互委曲掩覆也二句釋正字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獧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獧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或問狂獧鄉原之說曰程子二說皆善精義程子曰中者只是不偏偏則是不中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又曰過猶不及如琴張曾晳之狂皆過也然而行不掩焉是無寔也張子於反經尤致意焉皆切要之語也其曰正經能久則儘透徹學者當深念之呂范亦詳呂曰夫曾晳志不欲仕可為切於為已者也仲尼與之而孟子以為狂何也曰狂者非猖狂妄行之謂也其志大其言高不合于中道故謂之狂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以子張所為過中道故亦謂之狂也牧皮之事雖不可見其行與二子同也而文義間有未安者

語類狂獧是個有骨肋底人鄉原是個無骨力底人東倒西擂東邊去取奉人西邊去周全人看人眉頭眼尾周遮掩蔽惟恐傷觸了人君子反經而已矣所謂反經去其不善為其善者而已○敬

之問經正則庶民興這個經正還當只是躬行亦及政事否曰這個不必分做兩件說如堯舜雖是端拱無爲只政事便從這裏做出那曾恁地便了有禹湯之德便有禹湯之業有伊周之德便有伊周之業終不如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凡事一切不理會有一家便當理會一家之事有一國便當理會一國之事又曰孟子當楊墨塞道其害非細孟子若不明白說破只理會躬行教他自化如何化得賀孫問此即大學明德新民之至否曰然新民必本於明德而明德所以爲新民也○集註反經經者天下之大經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如大學中止於仁止於敬之類是提起大綱然而天下之事雖至纖悉舉不出於此理非集義不可○問集義反經之說如何曰經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若便集義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却然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爲言使大綱得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謂如造屋先有根脚然後牕牖有安頓處

大全朱子曰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正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經正則庶民興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明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之不惑則其道自然銷鑠而至於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仁山金氏曰邵子經世書自巳會之未以運經世之一之未歲在申辰而帝堯即位二聖相授至經世之亥一百四十歲而交卒會以運經世之二之子歲在甲子禹攝之八年下至經世之三之卯歲在巳卯凡四百五十二年而成湯有天下下至以運經世之四之亥歲在癸亥凡六百三十九年文王爲西伯以運經世之五至以運經世之六之未庚戌之歲凡五百八十七年而孔子生又七十一年庚申獲麟三年壬戌之歲孔子卒至以運經世之七之寅乙酉之歲孟軻至梁上去孔子卒凡一百四十三年○慶源輔氏曰天道固有常矣然亦不能截然整齊須有先後遲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語類 蔣端夫問聞知見知所知者何事曰只是這道理物物各具一理又問此道理如何求謂見之於心或求之於事物曰不知所求者何物若不以心於何求之求之於事物亦是以心

大全 雲峯胡氏曰論孟末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但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寔孟子以知言故歷叙其見聞之眞堯言執中中之用也湯言降衷中之體也舜自心上說出執中之蘊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此可見堯舜湯明道處至若見而知之言禹臯而不言稷契何也或曰舉禹臯或例其餘然考之書稷契不曰謨而禹臯獨曰謨蓋可見也況洪範九疇禹發之天叙天秩五典五禮臯發之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爲湯左相萊朱即仲虺奚仲之後也爲湯左相湯伐桀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其語具載商書

大全 雲峯胡氏曰舜言精一而後協于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禮曰義曰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散發見於仲虺誥中矣皆只是知萊朱即仲虺也○論語之末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謨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易之作也其于中古乎文王明道之功大矣○新安陳氏曰萊朱與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誥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弘大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又首唱之。湯盤銘。伊尹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爲左相同時。他誰與之班者。萊朱即仲虺也必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周書君奭篇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於國人、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大全】或曰尚父鷹揚之士也散宜生於經傳不多見亦以爲見文王之道而知之者何也雲峯胡氏曰敬勝怠義勝欲之類非太公孰發之書曰茲迪彝教則彝倫之教散宜生蓋有助焉、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趙氏德曰孟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三年共公二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一百六十四年而魯平公繼立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餘歲則孟子必生於穆公之末共公之初以魯平公之將見孟子而臧倉沮之梁惠王見之而稱曰叟其年先後於穆共之間槩可見矣。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朱子曰自孔子至今方百餘歲去孔子之時若此其未遠也孟子鄒人近孔子所居之魯又若此其甚也若使今此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前所云五百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東陽許氏曰爾如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然而無有乎爾正謂在孟子時去聖人之世雖未遠而當時見知者今亡矣須將此一節於一串之下乃見意。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彞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雲峯胡氏曰集註神會心得四字有深意蓋爲

聞而知之者言也孟子所謂見而知聞而知者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心也時有先後之異心無先後之間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世遠而心之神明相接迹異而心之天理相孚黙而成之不言而信此其爲神會而心得之者歟 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 新安陳氏曰此申明然而無有乎爾之意孟子隱然謂道統之傳在巳但其辭婉其意深非詳玩味之不能見耳 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又曰此申明則亦無有乎爾之意以望後世聖賢之能傳道統者此巳爲程子接孟子之絕學張本矣 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 吳氏程曰明道嘗云吾學雖有所受受於濂溪也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則其得之經者爲多亦可槩見耳以興起斯文爲巳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雲峯胡氏曰朱子贊濂溪先生之言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今言明道而不言濂溪者二程夫子受學于濂溪先生見而知之者也且孟子所述歷聖之相傳者非徒爲其行道而言寔爲其聞知見知有以明斯道而言也伊川墓誌專言學不傳則道不明之害而又深言夫明道之功正與孟子之意脗合故集註述之 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情寔也名稱其寔也雲峯胡氏曰論語之末堯而後終之以武王孟子之末終之以孔孟道不行百世無善治武王以後事學不傳千載無眞儒孔孟以後事無善治而下又言道之不明其害有甚于道之不行者也○又曰所向者人道之始事所至者造道之極功學者不知所向則非有志於斯道者不足以知明道不知所至則非深造乎斯道者亦不能眞知明道也趨向之正造詣之深庶乎可知明道之所以爲明道矣眞知明道則眞知堯舜以至於孔孟者矣善乎勉齋黄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集註所謂百世而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

或問卒章之說曰范氏所謂七篇大意得之矣但禹皐陶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也至於湯文孔子又或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而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爲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爲師學者不以辭害意焉可也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托于不居而其自任之寔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絶而所以啟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故于此竊以子程子之傳係焉後之君子其必將有慨然有感於斯者夫

語類問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曰惟三山林少穎向某說得最好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湯則聞而知之蓋曰若非前面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知之也孟子去孔子之世如此其未遠近聖人之居如此其甚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五百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

大全朱子曰由堯舜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歷聖同道道統繩繩相續不絶者寔頼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見知聞知側串說重見知邊○雲峯胡氏曰論先後則不有見而知之者而孰有聞而知之者是則見而知之者爲先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聚精會神于一時之頃而聞而知之者心融神會于異世之遙是則聞而知之者爲難也

昌平坂學問所

天保癸卯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